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東雅堂本
賦詩序文庫

長洲何焯配瞻

感二鳥賦序光耀如此 注此下諸本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句按觀後云庶無羨于斯類則此句乃妄人謬贅也

篇末注載歐陽文忠讀李習之幽懷賦一段 公自云庶無羨于斯類歐陽子豈讀之未終耶

復志賦 公在汴當董公之衰慕遠猶深慮有所未入欲去之而耕野懼食其祿而與其難故為此賦以自訟也退將遁而窮居 此句是志

孰與不食而高翔 此句是復
閱已賦 題注採晁無咎嘗取此賦云云按閱已不得聖人而師之何謂自傷不遇也晁氏於文義可謂滅裂

變衰發端祖此

胡為浪自苦二句 反結放開

第二首 墻草蟀蟋又得氣之偏者言物亦各適其時非必以草木之榮悴生感也

第三首學堂日無事 此詩蓋博士時作

丈夫意有在二句 志士悲秋不同思女傷春我特以時易失而志難行耳豈歎老哉

第四首 次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是首所祖 原本前哲却句句直書即日所以為至

清曉卷書坐以下 不但去所憎霏開水澄尤秋之可喜也末又因不得手攬蛟龍觸動所懷此固丈夫之猛志奈何為一博士束縛也

第五首 發端即虛喝下二句 悼前猛應攬蛟龍就新儒仍歸於閱史書

第六首尚須勉其頑二句 仍不能終于幽屏與前首結句反對

第七首我無汲汲志二句 正言若反

低心逐時趨 承上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言之

苦勉祇能暫 應上章勉字

一縱不可纜 應頑字

豈必求贏餘二句 史書之味無窮朝請之求有限何必以人之營營易己之汲汲也

第八首 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詩意似本於此

我之所以誦詩讀書者豈惟空言無施之為哉學古之文期於行古之道日月逾邁事業之有無不可知前日變衰者今已搖落矣安得不後顧無窮愴然興懷也

第九首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王逸謂以茂

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故此篇復獨以梧桐起興也
下半篇亦從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意變化而
出

望舒實其闕 卿士惟月此篇必有所指

青冥無依倚二句 豈不高明或以孤立難安亦公自比
也 驚心動魄之句

憂愁費晷景 末 言君自憂愁日月自飛行不顧晷景
空費迷復轉賒望舒司御從此果為君駐鞍安驅乎

第十首 此又自堅其志不欲有所依倚也

第十一首 菊有黃華則九秋矣故秋懷以是終也

西風蟄龍蛇二句 蟄龍蛇或自謂一云即賦衆木之凋
其枝幹如龍蛇之蟄也乃倒裝句法

由來命分爾二句 歸之於命言盛衰不足道及時進德
修業則有死而不亡者存矣

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早知大理宮二句 注東漢楊

賜云云按此太遠太大不獨漢儒謬于經意

峨冠進鴻疇 謂鴻範九疇

重雲李觀疾贈之 安溪云此詩言生憂世之志雖可貴

而非職所當今日貧賤如此苟富貴當何如乎有以獨樂

而知天命則不以歲寒改柯易葉如高飛之鳳凰覽德暉

而來下也

江漢答孟郊 發端疊下四喻極纏綿之致詩亦突過黃

初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捨酒去相語 注去方作須按須字

是所以飲酒不樂者乃亟待張之至也去字真無理爾詩

叩須我友

有根易為長 少有所知便是根也

兒童畏雷電二句 韓蘇詩病

竊喜復竊笑 二竊字暗與眾夫指笑對照

驚波暗合沓四句 非屢涉江湖不知其真

臨泉窺鬪龍 只此句用一故實趣韻非當時情理

閉門讀書史二句 驚魂初復不覺及秋二語神助

晨坐達五更 謂自五更起坐達晨也本老杜午時起坐

自天明來

百歲如風狂 結歸此日可惜

醉後人生如此少二句 正言若反

醉贈張秘書軒鶴避雞群 避當作辟言軒鶴一至雞群

辟易也猶孟子行辟人之辟與上驚俗語意相類也

所以欲得酒八句 穿作一事

長安眾富兒六句 此耳不聞志也

不解文字飲 詩瓠葉君子有酒箋云此君子謂庶人之

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

也公詩文字飲本此

險語破鬼膽四句 對上文字 三君之為文上既言之

此四語乃終及余各能文之意筆勢錯綜不見其誇然於

公實不愧也

吾徒幸無事二句 對上飲字

送靈師 得毋太冗

耕桑日失隸二句 耕桑頂齊民來朝署頂高士來

瞿唐五六月 至 冒涉道轉延 此段見不獨有才調且兼

膽勇

乘寒恣窺緣 嶺外山川惟天寒乃可經尋

縣齋有懷 發端兩連領起全篇為綱

事業窺臯稷二句 此二語於公不為夸但意盡於詞無

餘味爾

身將老寂寞二句 已為結處伏脈

風雨靈臺夜 謂調四門博士也後漢書注第五韻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然公詩似非用此

雖陪彤庭臣 謂除監察御史

惟思滌瑕垢 至末 事業文章奇偉之實嫌小人儒而不為者也蹉跎摧折悲咤之由今將不得為大人之事行以學稼終所謂悼本志之變化者也後半故謬其詞公豈有樂乎此哉

合江亭 舊刻五百家注韓集獨此詩三處有箋云疑舊有之注家削去宇文炫又增其制句而私前後二處為己有絕可笑

維昔經營初二句 箋云故相齊映所作

老郎來何暮二句 箋云宇文炫又增其制

中丞黜凶邪四句 箋云前刺史元澄無政廉使楊中丞

奏黜之朝廷遂用鄒君

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長沙千里平 考異附載云洽嘗至長沙登嶽麓寺見相識云千當作十蓋後人誤增一也州城方十里坦然而平湘西嶽麓寺乃獨高處下視城中故云長沙十里平勝地猶在險寺中道鄉亭觀之信然此朱先生及方氏所未及漫誌以備考訂

深林高玲瓏二句 斗起

幸逢車馬歸 入獨宿

靜思屈原沈八句 此四連係之夢魔便可味

珥貂藩維重 楊常侍

岳陽樓別竇司直 注劉禹錫有和篇按劉詩見外集

炎風日搜攪 只賦其大便是死句借風形容因為比興

朝過宜春口 宜春口未詳注以宜春郡當之謬甚

餘瀾怒不已 歸到風上

飛廉戢其威二句 此連是詩中轉關生出下半

江豚時出戲 風之餘

憐我竄逐歸 伏後追思南渡一段 此下皆賦清宴之

意

此禍最無妄 不說人以無罪

姦猜畏彈射一連 退之出官頗猜劉柳泄其情于韋王

乃此詩卽以示劉令其屬和毋乃強直而踈淺乎或者竇

庠語次深明劉柳之不然勸其因倡和以兩釋疑猜而劉

亦忍訴以自明也

嚴程追風帆 關合

送文暢師北遊 未免以好用險韻減其自然之美

酒場舞閨妹六句 數語甚鄙惡反為聰明識道理者所

笑也

答張徹 以強韻為工

肝膽一古劍一連 二句一鎖

碧流滴瓏玲 甘泉賦和氏瓏玲

薦士中間數鮑謝 謝自謂康樂若元暉則齊人矣

衆作等蟬噪 蟬噪對三百篇言之也

有窮者孟郊 窮字貫注後半

行身踐規矩三連 古來才子或多文而薄於行不可薦

之天子若郊之方正誠篤如此二公又何所疑難不亟進

言於上也

五十幾何耄 此句貫注不汲汲而後時悔悞一連

悠悠我之思四句 若必待已得者而後進郊則恐後時

矣故以此責望二公亦詩人忠厚之至也

鶴翎不天生二句 謂東野之待薦

通波非難圖 謂二公

尺地易可漕 地疑作池此句自謂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常思得遊處 直貫注結句

水鏡涵石劍 此謂山水清峭可喜

人生但如此二句 收得不費力虛含有味

古風 平準書楊可告緡杜周治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托之方鎮以覺

在上者也幸時不用兵蓋以兵方自此不解正言若反也

驚驥 此詩太直

汴州亂二首 前傷無伯後傷無王

山石 直書即日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一變謝家模範之

迹如畫家之有荆關也

清月出嶺光入扉 從晦中轉到明

出入高下窮烟霏 窮烟霏三字是山中平明真景 從

明中仍帶晦 都是雨後興象又即發端瑩確黃昏二句

中所包縊也

當流赤足蹋澗石二句 顧雨足

鳴雁遠憂懷惠性匪他二句 注惠一作息按息字長二

語促在一處忠厚明快兩得其妙

雉帶箭紅翎白鏃隨傾斜 帶字醒

桃源圖神仙有無何眇芒 眇芒言其細已甚也若作渺

茫與荒唐重複

架巖鑿谷開宮室以下 事既流傳已熟又所賦者圖不

須更著此鋪敘此詩在韓子非得意者

世俗寧知偽與真二句 中極鋪張則似有似真矣章法

蓋未甚密 武陵人三字并太守皆收在內

贈侯喜一名始得紅顏衰 注採續仙傳藍采和云云按

此人在韓公後百年何得引注公詩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未免捩楚塵埃間 隋文帝以所

在屬官不敬憚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于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唐蓋沿隋俗也

霧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我來正逢秋雨節 頂上雲

豈非正直能感通 正直謂嶽神左傳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注引詩者誤

紫蓋連延接天柱 頂上絕頂

松柏一逕趨靈宮 頂上窮宇

星月掩映雲瞳朧 顧陰晦

杲杲寒日生於東 反照陰氣

永貞行一朝奪印付私黨 叔文欲奪中人兵柄還之天子此事未可因其人而厚非之下文九錫天位等語直欲坐之以反公於是乎失大人長者之度矣

董賢二公誰復惜四句 二連過矣有傷詩教

具書目見非妄徵二句 具書目見亦有君來路吾歸路之意非長者言也 末句言將來朝士咸宜以數子既往之事懲躁進也

李有花贈張十一署君知此處花何似 插入張復作體物語勢有斷續語有關鍵

力攜一尊獨就醉 注獨或作共非是按寒食日出遊篇

云李花初發君始病

杏花 此篇真怨而不怒矣

若在京國情何窮 應曲江滿園不可到

明年更發應更好 安知明年不仍在江陵京國真不可

到矣落句正悲之至也 卽從飄泊二字生下凄絕語出

以平淡

感春四首 四愁十八拍之間而筆力逾健

第二首不到聖處寧非癡 此聖字用徐邈中聖人之語

注謂傷其違聖之達節者非 句法奇健

寒食日出遊曷不薦賢陛下聖 注東坡嘗為李公擇書此詩作燈火

有月莫愁當火令 坡固未誤讀也 冷考異以坡讀為誤按燈火冷亦禁火之意兩本字不同

憶昨行和張十一從此直至考與船 反對數日

劉生詩往取將相酬恩讎 雖因其人而言之然公之生

平於恩讎二字耿耿不忘亦心病之形於聲詩者也魯頌 所以尚乎克廣德心也哉

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 炎官張傘金烏啄卵宋人學奇

者多矣不能到得後半情味則徒餘惡面目也

躑躅成山開不算 不算即無數之意

惻耳酸腸難濯滌 亭林云是用詩如匪澣衣

須知節候即風寒二句 安溪謂韓子七言古詩此篇第

一尤佳處則在此二句直能隨遇而安也

贈崔立之詩事有似黃金擲虛牝 文選注大戴禮邱陵

為牡谿谷為牝

枚臯即名窮且忍 獨以枚臯比崔為其敏捷也

送區宏南歸 溫柔敦厚聲如厥志 惜惜藹藹所謂伯

牙之琴絃乎 氣味出于平子思元賦 中邊皆甜

穆昔南征軍不歸六句 與送廖道士序同意

觀以繇訓或從違 伏後業字

落以斧引以繹徽 注引張文潛云云按漢鍾歌上邪篇

云山無陵江水為竭又汝南童謡云飯我豆食羹芋魁其

句脈皆上三字畧斷韓子必有本也

雖有不逮驅駢駢 伏後勤字

服役不辱言不譏 伏後苦字

雖不勅還情庶幾 伏下志字 王道正直即上彝訓歸宿也

陸渾山火 劉石齡云易說卦離為火其於人也為大腹故以頽胸垤腹擬諸形容又彤幢紫燻日轂霞車虹制豹韃電光頽目等字亦從為日為電為甲冑為兵戈句化出造語必有依據也

新竹 小詩自佳

日日成清閣 清閣閣本此

黃苞猶揜翠 符漆

落齒 礙止酒詩

和虞部盧四酬翰林錢七赤藤杖歌幾重包裹自題署二句 似與途經百國二句微得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離坐難憑 學省官亦是分司罪

離獨指繼之去耳

東都遇春謀謨收禹績 注左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作績恐非按商頌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公詩用此爾鄭箋謂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在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感春五首第五首將衰正盛須頻來 將衰正盛名理亦筆語俱妙

燕河南府秀才 得體

此都自周公四句 安得此才

陰風攪短日二句 曲折頓挫

送湖南李正字歸 字字妙

招揚之眾一首柏生兩石間十二句 此即董子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指趣

鷲譁所不及二句 不應計出柏馬之下或者思山中閑
曠爾復以此解而招之其用心也苦矣

寄盧仝猶上虛空跨綠駟 注引郭璞注穆天子傳云云
按馬亦有黃耳事

更遣長鬚致雙鯉 以致書反應下狀
送無本師歸范陽勉率吐歌詩二句 結語恰好便有味

石鼓歌辭嚴義密讀難曉 文章只一句點過專論字體
得之

年深豈免有缺畫二句 橫插此二句勢不直
陋儒編詩不收入四句 此劉彥和所謂夸飾然在此題

詩反成病累
聖恩若許留太學 元人緣公此詩乃置石鼓於太學然
公之在唐嘗為祭酒竟不服自實斯言何獨切責于中朝

大官哉

義之俗書趨姿媚 對籀文言之乃俗書耳塵史之云愚
且妄矣

雙鳥詩 柳說迂鑿葛說近之三千謂夏秋冬三時也紛
紛致疑總不曉詞人夸飾之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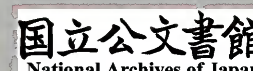
聽穎師彈琴 按李賀亦有聽穎師琴歌中云笠僧前立
當吾門梵宮真相眉稜尊穎師蓋僧也 題注載六一居

士以為此祇是琵琶云云按必非歐公語 又吳僧義海
并洪慶善云云按義海之云固為膚受洪氏所載則此數

聲者凡琴工皆能昌黎何至聞所不聞哉失勢一落千丈
強與歷聲尤不肖真妄論也已卯十一月留清苑行臺聽

李世得彈琴出此詩其評記所得於世得者如此 余不
知琴請世得為余作此數聲求以詩意乃深信或者之妄

唐賢詩不易讀也 後又與世得讀馮定遠贈單曾傳詩
有他人一半是箏聲之句世得云此老亦不知琴法從冊



子得此語耳琴中固備有箏瑟之聲但不流宕非古樂真可臥也并記之

贈張籍吾老著讀書 東方朔客難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失此著字所本也

我身蹈邱軻二句 安溪云蹈道何以便須卑縮爵位此等與病中贈張籍末數行皆可謂直而無禮也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兩章歌以和之 題注載東坡謂此詩不減于美按此詩頗近太白

病中贈張十八中虛得暴下 以此為發語自是累句扶儿導之言以下 此篇波瀾起伏分明從管公明與諸

葛景春往復變化來但不師其辭耳 傾樽與斟酌四句 夾此乃頓挫

東流水淙淙 應派別失大江 雜詩 體源太 要自有公之胸次介甫多學此也

寄崔二十六立之 詩騷之裔

西城員外丞 員外置之丞立之雖為藍田丞西城則非謂藍田也注誤

不將勢力隨 暗伏巢中穀 迴首卿相位二句 反呼不脫吏部選

童稚見稱說十句 波瀾頓挫處 由來人間事 至 那用分高卑 九辯願自往而徑遊兮路

壅絕而不通欲循途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白歷鞍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

篇中意本於此而頌大寬平過之 憐我還好古 好古二字文書傳道之源

又論諸毛功 蜀志張裕傳諸毛遠涿居 巧能喻其誠 正與鯨以興君身八句相對

朋交日凋謝一連 此二句即為幾輩先騰馳起本

文字銳氣在二句 迴顧戰藝其下二句即為後贈箴以

益其誠引脈亦且含思其盛見其衰意

我雖未耄老以下 數句皆從盛衰意生出

燕席謝不請四句 極自狀其衰却又已為傳道起本

且吾聞之師以下 此則擺掉而出於盛衰之外觀名以

計則向之逐利者固未必利何摧戚之有哉從吾所好而

已 觀名計之利 莊子盜跖篇子張問於滿苟得曰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不辨費榮施 賚棗惡草自謂歡華之徒也

鯨以興君身以下 數句將前半命與道意收攝照應不

遺結句只從酒箴直收使人不能尋其起伏之迹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題注引陳齊之云云按盧詩過於

流宕但亦有剛節太多近於暗者

完完上天東 注古書完多誤作見此又轉寫為貌耳按

黃庭經孔子廟堂碑完皆為兒 此下體貌蝕字似應稍

存盧語一二連

堯呼大水浸十日以下 日月二字較盧詩脫卸清

丁寧附耳莫漏洩 附耳星名

此外內外官以下 此處極裁翦省淨但列經星不及五

緯者五緯非月所行也

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注方以為譏宦官而考異謂方說

恐亦未必然按方說未為不然是年吐突承璀討成德無

功而還憲宗不加誅竄此詩蓋嫉宦官之蔽明耳

孟生詩應對多差參 注引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

語顛倒而理無害者按山谷謂後人讀書少謂韓杜自作

此語者善論也雌黃之說非

符讀書城南人之能為人三句 詩書乃文章根本人之

所以不陷於不義者莫不由之也

一為馬前卒六句 非過卑也子之木質既不高而為學亦有序姑先以情之最切近者為之勸誠使其子先講求經訓根源則所知日以明道之遠者大者庶不至有凌節苦難之患耳唐人尤重門第能保其祿位守其祭祀則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基之矣

潭潭府中居 漢書陳勝傳沉沉者沉音長舍反與潭潭義同宮室深邃貌也

金壁雖重寶四句 此即暗用黃金滿籬不如一經之意不見公與相二句 注閣本作不見公與汝幸免自犁鉏考異謂其謬按閣本語自佳但與上不繫父母之義不屬文章豈不貴八句 唐人重進士而薄明經所學者詩賦文章獨韓氏為此學爾曰通古今則讀書并該史學及當代六典開元禮之屬行身一連已畧及躬行矣

人不通古今二句 應人之能為人腹既空虛則所有者襟裾而已

行身陷不義二句 身不陷於不義身不離於令名皆孝經語

豈不且夕念 下文恩字 為爾惜居諸 下文義字

作詩勸躊躇 躊躇不前也應前詩書勤乃有病鷓 朱公叔與劉伯宗絕交作詩曰北山有鷓不潔其翼飛不定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慾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決各自努力公此詩所刺則又加以負恩反覆者也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春秋書王法二句 安溪先生取二句為讀春秋法先生云春秋如書弒君者有稱

國稱人者矣而不虞亂臣賊子之道於討蓋柄國權奸必不以實赴告而有所委罪春秋欲書其實則非仍舊闕疑之義欲從赴告則其漏大惡也深矣故寧不誅其身而存其法如今律嚴殺人未得真犯而立虛案猶足令抵扞者終身亡魄也此類是春秋大義忽自韓公發之般員外及啖氏三家豈得以其專門驕公哉又按孔叢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入所謂不誅其入身者似本此意如先生說則與下二句尤貫穿爾

不自閑至汗穢豈有滅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拮據

是糞壤間糞壤多汗穢豈有滅不滅按增八字出塵史謝說

瀧吏最古白訟兼望後命亦得體

譬官居京邑三句東吳語無謂當如注中或作

潮州底處所六句頓挫處

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頗有陳思老杜之風 六詩勝

處在多發天然自流肺腑有意於奇者轉無其工耳

何氏之從學四句驚心動魄少年當日誦以自儆 四

句乃思其向晚之由或緣此也

子兮獨如何四句上二語言協律初非過于蹇蹇下二

語言協律亦非深于閉匿

別趙子心平而行高二句兼此者我思其人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次連似柳惲何遜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擘絮磨鎌皆田野事也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

關老張十八助教風韻佳

走馬來看立不正與婆娑反

示兒詩以示兒曹二句注載考異云云按我冠講唐虞

考評道精粗則猶行道憂世之爲也姑以其外焉者誘進

小兒曹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知舊惟彼顛瞑者
二句 上即其所明而進之下乃窺其所短而諷之也

勿憚吐捉勤二句 宰相能為人主得人斯可以對越上
帝賸收攝事南郊意極深厚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韵 晉會稽王道子嬖人趙牙
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孝武帝常幸其第謂

道子曰府內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帝去道子謂牙曰上
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道子帝弟相王當時築一假

山尚以為異事至齊而武陵王自怨貧薄名後堂山曰首
陽山池由此遂盛國用人力盡費于園囿自唐至今視為

常事矣雖賢如裴韓賦詩相誇曾不致疑也
傅氏築已卑二句 傅巖礮溪之時其功德尚未昭宣此
裴公山池所以尤當其盛也觀語仍不失分寸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諸葛覺貫休集中作珏其懷珏

詩有出山因覓孟踏雪去尋韓注云遇孟郊韓愈於洛下
又注云諸葛曾為僧名 然公詩蓋送其人也 厚齋云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
別院供饌見鄴侯家傳書有自來矣

新若手未觸 倒裝不再讀意
城南聯句碎纈紅滿杏 注中方引唐小說及小杜李賀

詩皆出公後與同時不足据
鬪雞聯句高行若矜豪 頂上昂字

側睨如伺殆 頂上竦字
精光目相射 欲鬪之神

礫毛各噤痺四句 是兩雞空鬪未相搏時俗所謂打撻
脚 搥音

裂血失鳴聲二句 頂冠來

隨旋誠巧給 巧給是俗所謂游鬪

毒手飽李陽二句 頂距來

側心我以仁四句 韓孟徒一面

知雄欣動顏二句 鬪雞主一面

爭觀雲填道二句 豪甚 衆人在場一面

事爪深難解 頂距來 漢書注李奇云東方人以物插

地中爲事

頭乖碎丹砂二句 負一面 碎丹砂頂冠來

連軒尚買餘二句 勝一面

秋雨聯句氛醱稍疎映四句 餘勇

吾人猶在陳 此蓋用莊子子桑事 安溪云東野雖有

捷疾響報之材終不如退之愈出不容也

遠遊聯句村飲泊好木 飲或作館按飲字勝蒙上宿江

岸來亦不必引幽居詩爲據

題楚昭王廟 近體卽非公得意處要之自是雅音 昭

王欲用孔子而爲子西所沮公之托意或在於此歟

答張十一功曹 題注唐本有張署寄公詩按不載張詩

并失古人編次之體 五六旣不如屈子之猶對結仍借

答詩以見其憔悴可謂怨而不亂矣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此名還志喜也

喜雪獻裴尚書氣嚴當酒換 換字絕妙畧停盃冷已不

禁也

春雪 發端深妙非春雪不稱

城險疑懸布一聯 語頗工然不必春雪也

夜色自相饒 夜日二字相對作關鎖色字仍與看字呼

應

木芙蓉 第二以水破木似太拘於法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第一首龍輻非厭翟 詩小序王姬

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鄭箋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

第二首 觀三四公主似以孔子死

詠雪贈張籍 開寶近體初不以多為貴觀此益信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証本儒生故有落句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玉佩聲來雉尾高 注

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云云按今呼掌扇者障之訛也

戎服上趨承北極 按唐書禮樂志元正朝賀上公一人

詣西階席脫烏解劍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乃降階詣席

佩劍納烏復位非戎服也豈艱難以後遂與開元禮殊制

乎然則結句乃言當以太平未復為歎若一身之向老何

足計也

寒食直歸遇雨 唯內直者知此詩之悲然第四亦非有

所望也

送李六協律歸荆南 淡而有味

柳花還漠漠二句 承羈遊來

題百葉桃花 張裕江南雜題亦有紅鮮百葉桃之句

首句晚字即呼起下連 第二愈淡愈艷透出晚更紅

戲題牡丹 結句非牡丹不稱飛卿希逸近來成懶病不

能容易向春風巧於偷意者也

雙燕無機還拂掠二句 襯出結句

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西山 下二

句的的是號州詩

稻畦 是園亭中稻畦

梯橋 蕭蒼似指蓮華峯

晚雨 首句當如蜀本第二句亦不諧也

把酒 他人未嘗不閑公意中自無對爾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韵 後半與改命付忠良一破無照應

和席八十二韵餘事作詩人 班固賓戲著作者前烈之餘事也

太安池 太安池是郭曖家羊士諤有詩注誤 遊太平公主山莊 末句透古字

廣宣上人頻見過 窮年擾擾竟未立功立事稍偷閑暇又費之一談一詠能不增葉落長年之悲乎此詩即公所

謂聰明日減於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者結句妙借廣宣點出更不說盡 宜既為僧亦有本分當行之事奈何持

末藝與朝士徵逐不懼春秋迅速耶言外亦以警覺之也和侯協律詠筭 諷刺若於太露亦不自然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題注都統謂韓宏也按暫辭堂印句則都統即謂晉公李商隱詩亦云腰懸相印作都統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後四

句只直敘幕中賓客即至公三字便已帶轉晉公相業上下俱有關鎖筆力最高

送鄭尚書赴南海 爰居去年穀和熟得天時也蚌蛤迴商貨流通得地利也

答道士寄樹雞 末句注引龍城志云云按公詩當据古詩不可引龍城錄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安溪云妙在許大題目而以除弊事三字了却 結句即是不肯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之意非怨懟亦非悲傷也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起句再字與末句淹留反對 久欽江攄文才妙二句 南史劉之遴嘗酬攄詩深相欽

挹臺城陷避難會稽攄舅蕭勃據廣州自會稽往依焉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此句乃斷章

用嶺外事與第七奏課徵拜呼應虞仲翔徙交州不返自危幾類此也

清歌緩送款行人 注款諸本作感按作感便與緩字無情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安溪云末句取諸離騷所謂跪敷衽以歟辭者有蒙難正志氣象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存穎士之子為金部員外終檢校倉部郎中生三子皆無祿早世文公少時嘗

受金部知賞及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途經江州因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惟二女在因賦詩云云留

百緜以採之 見因語錄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第四句謂雲

夢也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第六句用前有墮耳後有遺簪

之意依注作墜為是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毛色桃花眼鏡明 毛色當

從英華作衫色唐人馬詩用衫色者非一

旦夕公歸仲拜謝二句 賢者不得志而至於從戎則時

可知矣元勛大老亦不可以久棄於外也因一馬之微而

惓惓於否之還泰公之意於是遠矣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名途中見寄開緘之

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名貴

仍遷少昊司 魯地為少皞之墟此句既切秋官仍雙關

鄆帥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前四句鄭重正

蓄無所報三字之勢 結句收出宣政衙非趁韵 穆宗

昏荒不復可以有為公雖立朝徒俯仰默嘆而已曰自知

無所報者正傷欲報而無路也公寄崔立之詩無能食國

惠豈異哀癡罷其卽慚汗二字注脚乎

送桂州嚴大夫飛鸞不假驂 注假或作暇按暇字佳假

字與勝仙不相應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次連是感恩故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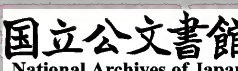
日賦調出刊論...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且公體命非虛... 賢題十八... 之意...

義門讀書言

昌黎集 第二卷 雜著

長洲 何焯 配瞻

原道 安溪云韓子言道其論仁義之意甚美其觚佛老所謂爭四代之惑比于距楊墨之功者也或謂終篇無及釋氏者意退之未讀其書不知其瑕譬之所在此可謂輕指古人不自知其庸略者歟夫道之裂也必有一人始為邪誕然後尤者得以繼焉楊墨非老氏比也而皆竊乎老氏之意及佛之入自謂超然尚矣識者審其根實究其崇長增高之偽又以為與老源流表裏而大濟以夸虛是故孟氏專攻楊墨障其流也退之則源之務兼而謂道德仁義之說自老氏雜也然後楊墨肆行佛乃以晚出而承其敝且謂不及釋氏者彼謂清淨寂滅之言去父子君臣之言老書有之歟三代之下為夷狄之人老氏當之歟吾則



曰其所謂蔑禮樂刑政者老氏也棄君臣父子者佛氏也
又申其說以為蔑禮樂刑政者為太古之無為者也棄君
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韓之時佛之禍為
烈故悲其不遇列聖而生于夷狄之邦哀後王之不能黜
之正之而反使加于先王之教之上老子誠淫之始而釋
氏邪遁之窮其言之蓋有序矣荀况之言雜駁乖離擇焉
而不精揚雄之書艱難晦塞語焉而不詳故道之傳斷自
孟氏而止而以為其流也長曰其仁義之說朱程猶譏之
何也曰先原性後原道則未可譏也博於愛宜于行情之
用道之經也其論性則異是性有五在七情之先矣原道
自情始殆敘文者失之歟故未可譏也然則韓其醇歟曰
惜其于性詳于三而略于五也詳于三故謂孟子不知品
之區略于五故未知孟子所謂善之腴也苟求其故則知
卜焉者可制以法也乃其善焉者之有同于初而聖人之

意得矣是故精焉而有未精詳焉而有未詳不然則朱程
曷譏焉于道豈獨粗傳爾乎 魚豢魏略西戎傳載臨兒
國在天竺城中蓋据浮屠經言之浮屠見於中國載籍所
昉也豢之言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
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列號今載三
國志注中由是言之但非斥老子而佛氏固在其中矣
博愛之謂仁四句 破原字
仁與義為定名二句 昧其定名遂使異端冒其虛位此
原道所以作也
老子之小仁義 至一人之私言也 此段雖單闢老氏之
說然佛氏所謂道亦去仁義言之蓋老佛二氏實相為源
流公之首闢老者探源之論也
周道衰 至其孰從而求之 此二段伏後當火其書
後之人其欲聞道德仁義之說孰從而聽之 所以作原

道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 求端訊末點出原道眼目

古之為民者四 至今之教者處其三 此段伏後當人其

人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 至患生而為之防 公言

今其言曰 至而民不爭 私言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至則誅 公言

今其法曰 至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私言 清淨寂

滅此善魏之佛欲治其心則梁隋之佛也

帝之與王 至所以為智一也 公言

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 私言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至民焉而不事其事 佛

書之精者皆出于老子而濟以莊列之辨其怪幻則白為

也故每層附見于闕老氏之下達摩西來直指心體不立

語言文字又其再變故最後闢之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此又發明

道之必不可外仁義

以之為己 至廟焉而人鬼饗 仁故順而祥愛而公義故

和而平處而當此四句對老氏說老氏外仁義以治身治

世下四句對佛氏說佛氏以死生鬼神之說愚天下而不

本于仁義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

道也 鎖住公私醒出原字

軻之死 至語焉而不詳 明已文不得不作 不精謂苟

不詳謂揚

然則如之何而可也 至末 括盡前文無點滲漏

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塞止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如是則流行矣

原性 皆是也列以三品則非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極合樂記
及伊川顏子好學之旨

性之品有三 氣質之性

而其所以為性者五 天命之性

上焉者之於五也 至 反於一而悖於四 周子謂誠者聖
人之本即主於一也少有少反與下二字尚有病在同此一
也後儒謂有拘焉蔽焉者得之 主于一者仁義禮智皆
根于信而實有之此所以善也少有少反於一者不能至實
而極信也故仁義禮智皆混雜而不純此所以可道而上
下也反於一者無實德故仁義禮智皆悖此所以惡也
上焉者之於七也 至 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動而處中
發而皆中節也 其過也亡不及也言雖有過不及而能
求中也 直情而行者拘于過不及而不知返

情之於性視其品 性善則情善情善則性善

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以下 皆言氣質之性不
可一概以完三品之說

叔魚之生也 至 人之性果善乎 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 君子道其常此三人者蓋千萬人中
之變奈何据以疑孟子之說

上之性就學而愈明 至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此一段
又言人性雖有上下而下者猶可制是其所受之正而不
同于物者以終為性者五之說 將已說與孔子融通為

一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 至 末 又特闢佛老以虛無言
性之誕其謬妄又在荀揚諸子上矣

原毀 毀人之根在忌忌人之根又在自忌節節搜出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誠哉君子之用心

怠與忌之謂也 此句是原

將有作於上者 暗收古之君子

原人 宏肆 卽以發明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數

語之意 只就發端三語變出無數層折賓主相形波瀾

洵湧

聖人一視而同仁 博愛之仁

篤近而舉遠 行而宜之之義

原鬼 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為一原道為二原人為三原

鬼為四原毀為五

行難 求備於一二人而又不思廣求其人以自輔是則

名為好士卒無一士也以其從而不改故曰行難行字當

讀平聲

某與某可人也 注可或作何按當作何為是蓋不知者

因下引管子事而妄改也任之誅之亦指他人非陸自引

為已罪攷正之云亦非

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 缺其少似言人材未盡足

以備用不謂一人之身 本譏舉其少而缺其多曰缺其

少者蓋遜辭也

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 固然言理則如此吾敢求其

全似焉知賢才而舉之之意

雜說四首第一首 只兩意反復

然龍弗得雲 至信不可歟 直接皆所自為一覽可盡矣

有此一層乃反復馳驟

第二首 脉不病紀綱不失則得天矣

第四首 此言士待知己者而伸在上者無所辭其責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翻轉說

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扶入一層

策之不以其道以下 不當其任不盡其用揔歸于不知

人

其真無馬邪 有無二字前後關鎖

獲麟解 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李習之亦書一通與

人極歎為佳 德與形本只兩意翦作四段層疊曲折轉

變萬千 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

換

麟之為靈昭昭也 麟字含下第二段知其為麟靈字含

下第一段祥字昭昭含下數段中不可知

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中暗藏

德字與形字對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第一段之知知其為祥

不可知其為麟也 第二段之知知其為麟

角者吾知其為牛四句 隨手生變

惟麟也不可不知 應第二段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應第一段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 應不恒有二句

聖人者必知麟 又應第二段 言必有明君出而用之

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此又應第一段 世得云知其非

不祥者由于知其為麟也 麟字省一知字

師說 世得云無貴無賤見不當挾貴無少無長見不當

挾長聖人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見不當挾賢後即此三

柱而申之童子之師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

相師為耻巫醫樂師百工是無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

位不同相師為耻而語勢錯綜不露痕也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 二句伏中二段此古之學者

所以異於今時也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其皆出于此乎 聖人則生

而知矣然猶以道之無窮不恃其聖而必師之求况學者

而否焉有不終于莫解其惑者哉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至其可怪也歟 二段即師道之僅
存于世者反覆曉折見不當拘于時也 上愚益愚統言
惑之不解此二段中耻焉惑矣未見其明智反不及就拘
于時一節斷之

則羣聚而笑之 拘于時下落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 應無少長

位卑則足羞二句 應無貴賤有下句道理方穩足
聖人無常師至如是而已 又舉孔氏以實之能行古道

之準學者惟道所在而無常師則道業兼該可以至聖無
不通之域不當以為可耻

進學解 有輕世肆志之意然怨而不怒亦無媿詞
業精于勤 對學與文

行成于思 對言與行

蓋有幸而獲選 此句伏解

孰云多而不揚 此句開解

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不明不公在側面反點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至可謂勤矣 此段是學

觚排異端至可謂有勞矣 此段是言

沈浸濃郁至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 此段是文

下逮莊騷四句 上則其所規模此自謂直與之並者也

少始知學至可謂成矣 此段是行 以上四段發明多

字

左右具宜 請以三千人入蔡自取元濟及折王庭湊非
具宜乎

昔者孟軻好辯至其遇於世何如也 得為孟荀後何待
於世自解亦自慰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 收前四段

此非其幸歟 應轉 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不遇者名高則不公不明之失重矣妙有含蓄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至末就匠氏醫師反收暗用四段配前學文言行妙在錯綜無迹

守戒 似為董晉鎮宣武而作汴居淄青淮蔡之中南北二寇所窺伺所謂介于屈強也幕中之辨反以為叛其斯文之謂歟 知備隣道則知所以禦叛亂將卒者必有先事之圖矣身處軍中又有難于盡言者故雖設兩喻下皆就隣道戒之而以乘其便暗藏一半

諸侯之於天子三句 故相出鎮而僅同于不侵不叛之臣豈所以報天子哉

知猛獸之為害 此隣道之吞噬於外者
知穿窬之為盜 此叛將之窺伺於內者

介於屈強之間 汴之南則蔡北則鄆所謂屈強之間也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 謂董晉

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 晉董材力既不足又不先事而思一旦有變其不為鹿之見殺于豹者鮮矣公云不足為者稍遜其詞耳

冀天下有事以乘吾之便 便者內變作而外侮乘之也 賁育之不戒四句 材力足而不戒者如是下喻又見陸長源以下皆不足用晉死而公亟行見之早矣

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得人豈倉卒可圖先事而思莫急于此矣 雖為董晉言之然亦未見有將佐無人而可以成功者

巧者王承福傳 借題諷刺學楊朱之道一段正行文變滅不測處腐生則以為非昌黎不能衷之大道矣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 直敘起

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 先伏中間主意以下皆述其言

任有小大六句 先一挈

取其直雖勞無愧 發明白得

嘻吾操鋟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 或曰死而歸之官也

議論中間夾此幾句敘事行文方不直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 雖聖者不可能也 翦

作兩段 此段是諷當世之人本不足以畜妻子而紛然

智小謀大明殃禍皆所自致也

蓋賢者也 此句正

然吾有譏焉 此句反

謂其自為也過多 至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 此段迂

其旨晦其辭欲擒故縱也

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 至其亦遠矣

收拾中間 世得云以喪其身應獨善其身句

後漢三賢贊二首 贊後漢人即用後漢文體 體似古

樂府祠洛陽令王君哥

王符為鄉人所輕 本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

鄉人所賤

述赦之篇三句 潛夫論本傳著其五篇曰貴志曰浮侈

曰實貢曰愛日曰述赦述赦尤善可以革古今之通弊故

公獨取之

仲長統 三句一韻

論說古今三句 本傳簡撮其略載者三篇曰理亂曰損

益曰法誠昌言確切為勝潛夫論也

稱其文章 注文章方云考本傳當作才章按唐人大抵

謂詞賦為文章作才章乃合

諱辯 此易辯之事故不難於辯論之長而美在深厚

愈與李賀書 注李上方有進士二字非是按唐時能為詩賦應舉者皆稱進士方本不為非但無之句法較簡健律曰二名不偏諱至為犯嫌名律乎 引律以明其無罪但言晉本不當諱况又其嫌乎

父名晉肅至子不得為人乎 二十字詞氣不類公文杭本無之是也况又非律非經夾和在此亦錯雜無序周公作詩不諱至曾子不諱昔 引經以明其是非 二名嫌名意雙頂來然當時執以責賀者乃嫌名也故辯嫌名尤詳

周之時有騏期至將不諱其嫌者乎 但有不諱一層波瀾便狹妙在將諱字對面縱開與前段文法一樣漢諱武帝名徹為通四句 上下俱從不諱翻到諱此從諱翻到不諱變換 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是車轍之轍亦嘗諱之漢志作車道則通字傳寫之訛 治

字高宗諱公多犯之時已祧也 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游勢秉饑也 又旁引典故以見當世亦無有行之者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 諭是嫌名機是二名之嫌仍有兩層密甚

今考之於經盾之於律 先經後律理當然也前半先舉律者承上得罪言之也與下文先曾參語勢一也 不務行會參周公孔子之行三句 安溪云此處承上事

父母說故先曾參以下泛論故先周孔韓文之不苟如此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至末 只用反掉截然而止推辨中有餘味

訟風伯 厚齋云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兩師公訟風伯蓋本於此 伯夷頌士之特立獨行三句 聖一層

信道篤而自志明者也 智一層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則千百年乃一人已耳

摠上二層

昭乎日月 不足為容也 六語頌 昭乎句以知言舉

乎句以行言巍乎句以知行之極言

夫豈有求而為哉 應適於義句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

之謂義蓋出於此

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 應未有非之者也句 言非

武王周公之所為而自以為是

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聖人二字從武王周公聖也

生下

余故曰 至 巨萬世而不顧者也 結特立獨行 聖人萬

世之標準彼非聖人是不顧萬世矣

子產不毀鄉校頌謗者使監 世得云監字乃閉口音不

知公何以同言用

釋言吾時在翰林三句 與後李公關照 唐時翰林學

士不接賓客此一証

人莫不自知 以下轉

夫敖雖凶德 從敖字又轉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 又轉

愈也不狂不愚 愈何懼而慎 獨抽此數語變化亦明

白易曉

又曰亂之初生 則有時而信之矣 見其失不獨在讒

者而在三公自近之也

夫聰明則聽視不惑三句 上規之此進之

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 亦莫之聽矣 將遠佞人

穿入信讒中 孰敢為讒承公正雖進莫聽承聰明敦大

前之謗我於宰相者四句 合穿

今二公合處而會至吾乃今知免矣言及必曰緣上思

字來結法奇絕仰青雲觀白日却在重陰積霧中

張中丞傳後敘開門納巡三句上一句是無疑下二句

是無忌遠誠畏死至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只就能守上反復

明其不畏死當二公之初守也至其誰之功也此一段就翰所論而

暢其說蔽遮江淮則租稅得通可資以成中興之業故

以天下不亡為二臣之力則文無一虛語當是時葉城而圖存者至設浮辭而助之攻也世得云

此數句暗渡下賀蘭史記列傳過接處多有此法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添毫法

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夾此句錯綜生動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添毫法

巡怒鬚髯輒張一再寫生動

遠寬厚長者至死時年四十九世得云寬厚二句應無

所疑忌呼巡為兄應處其下故敘遠死即互見巡年以收

應與巡俱守死句燕喜亭記題固記其名文是當行家語得其翦裁之法

雖參入議論仍不礙記事體矣大原王宏中在連州突起伏後半追敘

斬茅而嘉樹列二句地藏出者突然成邱四句天作

既成愈請名之至頌也此段敘致特有古意非公無此

世得云皆伏有宏中之德意按此評既使前後關鍵分

明又頌字乃美盛德之形容正搃攝得此一段其非衍文

明矣攷異疑頌字是衍文燕喜二字非狀景物故并上排臚復

於是州民之老至以遺其人乎 恐一往議多於敘故爽

此段虛景在中間 宏中自吏部郎至飲聞而厭見也 前半自邱而亭層折

甚多追敘此段文勢方配 今其意乃若不足 然則是樂之也

智者樂水二句 兩樂字關合喜字 智以謀之四句 終上頌字之意 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 收轉自吏部貶

秩 遂刻石以記 以作記收一語不溢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掌書記無封疆之責 三州之故非所宜書從使節之能文發意口不可移別處

澹寫必切要無陳言 元戎整齊三軍之士至莫宜居之 數千年中兼之者幾

人

苟其帥之不文 反影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 此句見相得 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至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俱是空際生出公之教人自為不獨造語也 蔚乎相章 四語濃淡相參更有情味

畫記騎而立者五人至而莫有同者焉 此段人 騎而 立是形狀五人是數

馬大者九匹至皆曲極其妙 此段物 晁无咎蓮社圖 記本此意為之

藍田縣丞廳壁記 極意摹寫見其流失非一日既為斯 立發其憤懣亦望為政者聞之使無失其官守也

鉗以左手三句 細瑣如畫 丞濡筆占位 更細 濡從苑本改

諺數慢必曰丞 又著此語伏後故字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 應於一邑無不當問即反呼故字

一躡故跡 書名之意寄喟於躡故迹故一篇皆從此感

慨非恐其名氏之將湮也

悉書前任人名氏 皆不得施用者也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以不問一事反結跌宕 殊有簡

兮詩人之意

新修滕王閣記 切新修切王公切袁州刺史作記

愈少時 願莫之遂 凌空而起便是新修發端又不著

迹 走筆書大意自是超妙絕倫其胸次要無點塵也

而滕王閣獨為第一 直入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併關會宏中緊甚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 魁宏 八字非此老無此心胸

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二句 兼之以頌却於不得造觀

中點出都化雲煙了無痕迹

吾雖欲出意見三句 斷續穿漏

前公為從事此邦 實書在壁 照應文辭句以前一層

觀新修 前後以此為關鎖中間又一提醒

於是棟楹梁椽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六句 新修記 無

侈無廢二句極造語之妙

其江山之好 尚能為公賦之 照應臨觀之美句以後

一層觀作記 老少二字首尾關鍵 搖曳不盡

進士策問十三首第七首以至于吳蜀魏 吳先蜀魏豈

以其獨後亡歟

爭臣論 將進陽子以聖賢之用心而非徒詆訐為名高

以故其言藹如也

居於晉之鄙 注城徙居陝州夏縣按實錄不載徙居事

柳子遺愛碣家於北平隱於條山乃滄州一土阜非晉鄙

也

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發明不可

恒貞破上如在野孟子所謂禹稷顏回同道

若蠱之上九至而尤不終無也 并將對面一層說透道

理八面員足亦無可躲閃矣 志不可則是蠱尤不終無

是蹇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 與後畏天閔人相反

問其官至固如是乎哉 學管仲得君如彼文法

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一轉

陽子將為祿仕乎 是或一道也 又轉出去與辭兩層

却從上段中問其官祿二句生下

亦不敢曠其職 不敢二字就一節上明其用心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從上不加喜戚于其心來

滋所謂惑者矣 非特曠官而且越分非特無功而且

罪

夫陽子不以布衣至熙鴻號于無窮也 此段發揮爭臣

二字更快 又洗發對面使人知一層義理此無曠官之

刺居位而使人隨時得以薰其德者亦從上恒貞則凶來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又破

其招君過為名一層深推其用心之謬以見其未為無尤

也

何子過之深也 言不當刻論其用心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 以上既與明辨其

職守以下又極論其不得為有道之士

閔其時之不平至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此則聖賢之

用心所謂有道之實而望陽子以改而從之者也 閔字

暗顧用心

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四句 似荀楊語 此即原人大

意

且陽子之不賢 三段三且字皆進一步

惡得自暇逸乎哉 終前高不事之心

好盡言以招人過 招人過與招君過暗對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此句雙關陽子

我將以明道也二句 作者本趣如此所以異于小丈夫

也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至末 應第四問就作掉尾應轉

起處極有神力 仍不絕其為善人方是責善非訐直也

禘祫議 世得云此文或疑不言禘祫之後獻懿之主應

藏何處不知上文第一條議者已見獻懿之主藏于夾室

矣今所當定者應祭不應祭非疑藏主之所也既曰禘祫

之時宜正獻祖東向之位則不禘祫時藏主仍在夾室而

不當毀瘞及別立廟可見矣

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 毀瘞之議乃自漢始

比于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注韓公本意云云

按韓公未嘗議以獻祖為始祖而景皇帝不當居東向之

位四時之享皆壓于獻祖又安得云所屈之祭至少所伸

之祭至多乎考與曲為此說以為牽合熙寧廟議之地爾

注又云則唯懿祖不與按獻祖亦不與也 注又云室

自為尊不相降厭按如此則所伸者不獨景皇帝而已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四句安

溪云此論邵子以為過許然觀易繫所引則恐韓論誠不

為過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正應擇善

而固執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 正應不貳之于言

行

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誠 至竟莫之致 陋巷六句是立志
高堅二句是致知任重道遠是力行
太學生何蕃傳 不從朱泚乃其行義之尤大者留在最
後自見輕重今人必入手獨舉此立論則反似節取一事
而惜其不遇處反味短矣
以之升于禮部 謂舉進士也
蕃正色叱之二句 是誠可書矣
茲非其勇歟 仁勇從問答中分見敘致不直 其仁則
所施有限勇其大節故特表之惜乎以下又歎其仁之可
僅于或之云也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二卷 雜著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三卷 書序

長洲 何焯 吧 瞻

重答張籍書 其原出于孟子 此是初識張籍時時年
三十許耳此時盛尊揚雄其後謂其大醇小疵則退之之
學進矣末年乃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及答孟簡書中不數
况雄諸子又一詣也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 至書於吾何有 此段言著書闢
佛恐有患害
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一層不敢為書
下乃公卿輔相 句法
夫子聖人也 至故余所以不敢也 二段言著書之難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二句 二層言書非獨為所能傳
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 三層言不可以易為

及乎夫子未久也 對六百餘年

其為也易三句 即帶轉上二層

然觀古人得其時 至而行乎後世者也 此轉筆力尤曲

折馳騁

今吾之得吾志 至吾子何戚戚于吾所為哉 此段言書

可以不必著

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 四層即為書亦不必遽

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 激昂 末後

二段俱穿入道字應前可至于道句

答寶秀才書 其誠有志于道者耶抑其名也故姑為是

言以謝之

上李尚書書 促促少味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唐人好言祥瑞類表中若此者

多不足為公稱也

答尉遲生書 固非公不能言

體不備四句 兼及其外

若獨有愛於是 至末 結得澹宕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符載寄于尚書書云恭

觀製作約數十篇高格侔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

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悅悅至今悸動斯

可謂煥乎文章也其造語去公遠矣孰謂少有慚者遂非

越俗耶

然且云爾者 至不為僭越也 言外有裁之之意贊王公

之能以下兜轉前半仍渾然不露

上宰相書 為宰相者各宜書一通於座右未可以後進

求知常語視之也 須具絕大心胸讀之此中真有海涵

地負之勢 其文溫醇有涵養深粹之功

樂育材也 此樂字下之所以為心

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至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總收

上數章詩意 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此樂字上之所以為心

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 總

收詩孟子

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四句 又總承詩孟子兩段

引已意 秦漢以來廟堂久不聞此高言

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 不似德宗時

論道經邦之暇二句 援經術陳世事自然正大剴切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至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此

層應上長育

抑邪與正二句 抑邪承楊墨釋老與正承聖人之道

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妖淫對怪奇諛佞對感激譸張對

怨對

四舉于禮部乃一得 子厚亦自云四進而後獲

九品之位其可望二句 轉移無迹

一夫不獲其所 對微草

洪範曰凡厥庶民至是皆與善之辭也 此層應爵命寵

貴之即長育之實也 從諸經相表裏處推明職分當為

之實乃非徒攀援求進也

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四句 此一引更密 自進對

往告不逆對長育

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至以濟其不足者耳 將往告一

面義理說得光明俊偉惟公可以無慙此言 已之所餘

本上積二十年之所學

然則上之于求人二句 求人是樂得英才求位是樂育

才

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責讓也

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 至于于焉而來矣 此應浮沉皆載于才無所遺焉乃長育之所施及也以沉者况遺逸之士

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 朱子亦謂隱者皆帶性負氣之人

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至然後得從下士之列 卽鎖第

一段

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 推有餘濟不足之意

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卽鎖第二段

必且洋洋焉動其心 是心美之 考古君子相其君之道 收上之道

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收下之道併推有餘濟不足等語

後十九日復上書 文勢如奔湍激箭所謂情隘詞蹙也 與第一書氣貌迥異故是神奇

以求畢其說 就前書不獲其所意更切望之十有九日 不得命則宰相之不能及遠可見故不復及山林遺逸之云也

其勢誠急二句 上句束求者下句束救者 愈之疆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 上

句本前書積二十年下句本前書行道句 有來言于閣下者 至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 到難轉身

處忽用反照收上二句潑翻反復又變出一層愈婉愈迫 一有可救之道本前書中古君子之道

如時不可何 時字對前書中古字 固在上位者之爲耳 先深一層

與今豈異時哉 非無時

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 又未嘗不可
或取于盜二句 復自顧才能旬

情隘辭蹙 果然

後廿九日復上書 就前書自進而不逆意更顯責焉未
段言其不唯無望于浮沉皆載方且驅自進而歸山林豈
不重失天下士之心也 此書自古之士以下非常人所
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并非若第二書中猶謂其必舉
特責其待命四十餘日直置之不聞而已故末段中皆申
明所由自進之亟有不得已者其不逆以否則固聽之豈
屑屑薪得一官哉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 從賢才已用打頭說起下一語
亦必有賓主

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四句 一路頓跌而下如怒濤出
峽

不得于天下之心 小頓 對前天下之心美之意

維其如是三句 着此氣愈足勢愈重 無此一勒文勢
便有剽而不留之患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 跌落有力 長史云先安放此
句下面便儘暢說人可不恨

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 頌周公更深一層責時相
反寬一步激切頓挫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也 前是已所得為者不當與古
異下是已所不得為者不可與古同以明更無所辭其責
也

然所以重於自進者 自留地步

舍乎此則夷狄矣 至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言至此則
第二書之情隘辭蹙亦不為過矣 與第一書行道者知

所歸焉反對第二書恐懼不敢逃遁與前昏愚不知逃遁

皆指山林言之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 是故孟子韓子同道也
寧獨如此而已三句 復有周公之說蓋猶終不絕之故
寧往告焉耳收此三句辭氣仍歸于和平非空為罵譏而
已惴惴是懼者憂天下之心所迫也

答崔立之書 / 題注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云云按吏部
乃宏詞試耳未即得仕非不許其入仕也公迄不預宏詞
選遂從董晉于藩幕 來書蓋有戒其囁強惜其冷落之
意其為不知公也甚矣前後作兩段分析却將崔書點在
中間文勢妙有斷續 自覺激昂磊落

僕始年十六七時 至余亦無甚愧焉 此段先敘失所操
持辱至再三

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 為人致君澤民也
夫所謂博學者 至而為之憂樂哉 此一役先辯明必埃

工人之剖然後見知于天下二句明已之道非可決得失
于一夫之日斯立不當勸之自卑

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 至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 此一

段辯兩則不為病二句明已宏詞再試特游戲以求祿若
其道甚大不可遽謂其再獻再別待之甚淺

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耳 為人

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 至且無使勅者再勉 將來書

敘在中間文勢便不直此昔人所謂斷續也

又所謂勅者果誰哉 勅者句只輕帶

無以發吾之狂言 應發余句

答李翊書 書中前後兩段分明便有知言養氣二事在

韓子於斯文其原過他賢遠矣 安溪云蘄至于古之立

言是立志憂憂其難汨汨然來兩段如孟子所云知言而

根却帶立志故中云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浩乎沛然至高

下咸宜如孟子所云養氣而根又却帶着知言故云懼其雜也平心而察之要之韓子所云養氣亦同歸于立言故又云氣盛則言與聲皆宜然皆非無志者所能也故仍收到立志上而勗之以當志乎古又嘉其不志乎利也按此一段非凡所見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仁義是茂沃藹如是遂暱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欲言已用力之艱而先作謙詞學之二十餘年矣 無望其速成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膏沃伏下書詩非聖人之志不敢存 根茂伏下仁義 此是工夫故漸進

惟陳言之務去 先去其甚駁者 然後識古書之正偽 此真字宋人避諱改之也 而務去之 又去其未醇者

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喜四句 無誘于勢利

吾又懼其雜也 并去其小疵 揚子或曰奈何為曰為

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揚子聖人肆筆而成書

不可以不養也 養其根加其膏

行之乎仁義之途二句 上句貼根下句貼膏

終吾身而已矣 此是原本故終身以之

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氣盛者茂遂也

言與聲皆宜者沃暱也

其敢自謂幾于成乎 此句掉轉至猶未也結過自己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又應取于人非古之道以堅其志

處心有道五句 此即所謂道德之歸而不徒外之文者

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婉轉有深味

有志乎古希矣 應生之志

亟稱其人所以勸之 恐其以遺乎今見沮故亟稱以勸

之 不志乎利 此利字不過對取于人說若以自用于人也

奚取焉以下為應無誘于勢利而以學之二十餘年以下

為無望其速成則意脉反不融貫矣不可用幾于成成字

志于利利字粘定作照應上二句也幾于成

亦不過前至猶未也之意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李浙東英華作李遜 亦乞食之

文然頗寫得激昂頓挫 頗擬戰國策就盲不盲兩層翻

出無限起伏

惟閣下心事犖犖 與其心能別是非句相對

無所能人六句 先以道自明當惜 心中平生所知見

即古人之道也嫌于夸毘故反以中丞言之

浙水東七州 至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 此段從不盲者

反襯

當今盲心者皆是 又變出一層

籍又善于古詩 復以藝動之憐 古詩則又古道之未

也

夫盲者業專于藝必口故樂工皆盲 注諸本專字在必

字下今從文苑必字下缺一字疑是精字按從諸本亦得

此段從盲者觀出

與李翱書 習之當責之以失其所從故以無所資為解

且言雖之京師亦安得知已者而從以深悲已之不遇且

并以悲李也 挫頓往復兼有李之文態

持僕所守 其安能有以合乎 徐府固非相知京師亦

安得知已所謂不酌時人待我之情也

今而思之四句 先言京城亦無可樂與後一段對照

非旅食久不知其悲

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 將無所資穿入無知

已中 帶上總束

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 至無也 所謂以子待我之意

望時人 公之寄身從事幕府不人京師徒以德宗昏惑

信用讒慝諛佞之人無可為者然難以顯言故但言不相

忘者少偏以不能下達見意自堯舜以來二句正見當待

明天子也深得聖經微而顯之妙

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污二句 帶起下一段

僕于此豈以為大相知乎 非真為得所從

將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徒以舍之不可挈之不可

聊資其祿耳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知此者讀此文未有不涕

下矣

孔子稱顏回一簞食 至其不亦難乎 又解潔清二句

顏子雖上無明天子與公同而獨能潔清不污處其所可

樂則與公異

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收悲我

子亦慎其所之哉 收自責自悲

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 候其意

并以自解 解其言

上張僕射書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中酉而退 此古

者朝夕之義仍非越分以自高也

與于襄陽書 兩存地步不失輕重乞索書之最出拔者

未嘗干之四句 結上生下

豈愈所謂其人哉 不說煞方起得未聞二字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二句 只此正說

如曰吾志存乎立功五句 都用反跌不陋

世之齷齪者二句 顧未嘗敢以聞于人

磊落奇偉之人三句 此一轉仍未嘗乞哀更妙于放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 又收到不肯後于恒人

與崔羣書 公在張徐州幕下頗不得志故假崔而報此僕愚陋無所知曉 至于吾崔君無所損益也 已非無黑白崔君亦不待明其好惡兩段相承說

自古賢者少 至不知造物意竟如何 打轉宜在上位一段為樂天知命四字下落

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 至况又時有兼得者耶 身當窮悴彌有此慨然卒不蹈于狷忿此公之所以為高明

歸之于正為前無入不自得樂天知命二句歸宿 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 公之于徐也蓋屢形于

歎 與馮宿論文書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 此不可謂之知

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 此尚不可謂之知

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 激昂

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二句 此則文之至知之極也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 昔人之少也于經史無所不

通又得如公者而從之故可業之一二年而至未可為今

之少致力遽自足者藉口也

然閱其棄俗尚三句 此策其退而誘其進之詞非感憤也

與祠部陸員外書 題注貞元十八年中書舍人權德輿

典貢舉云云按以退之之賢所薦十人而僅舉其四侯雲

長則又陸所自知也然則謂陸歙州之果能好賢樂善歟

抑權文公之于陸非相知深歟吾未解也 末云宜當是

時皆爭為韓門弟子也按然則韓門弟子皆慕勢而來者

耶何言之陋也其斯為廖瑩中歟 韓門弟子語本李肇

國史補

與鳳翔邢尚書書 論卑而文無向背往來之勢何故不刊去之 亦學孟子而所得尚淺

功業逐日以新八句 此等是學王褒

愈見天下之竹帛四句 稍陋

前古之興亡四句 對功業聲名一邊說 此皆為文本

根

常以天下之安危在邊 當觀其所處之時

為人求薦書 面目似戰國策命意則左氏之善為說詞

者也公文真難為狀 前伯樂匠石雙起後却只說伯樂

古人文字不拘如此

及至匠石遇之而不睨二句 影過從前不知一面是結

句始字之根

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 伏始字

是生於匠石之園斲 本是親厚之人反不能知己却如

此宛轉說入柔而不犯絞而婉矣 于是而不得句應前

又變

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見其無愧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結句終字之根

亦不自量已 在不知已之前不得不自謙一語為之地

應科目時與人書 應科目是已舉進士及第人非布衣

隱逸仕進無階者比故謂已在池之濱江之濱但未及水

耳 世得云怪物者士也得水不得水者窮達也有力者

援引也劈頭便分三柱以下復應三段哀之命也結庸詎

知數句不哀之命也結熟視無覩數句知其命而且鳴

號又回護寧樂泥沙而不乞憐意要之亦命也見己之出

處制之于天仍自負是怪物之意 難于致詞則托物為

喻此詩人比興之道也直道正意醜不可耐晚唐四六啟

是已

天池之濱三句 開口即切應科目時 龍為水之怪見國語

蓋尋常尺寸之間耳三句 即起運轉之易從上濱字濱字生下

然是物也 至非我之志也 此一段若引咎若歎息公卿之不先下人將從前安頓得好 搖尾乞憐此常鱗凡介也能

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 起下以鳴號卜興廢 聊試仰首一鳴號焉 此句斟酌雖告以窮仍與搖尾者

異 其不哀之命也 生平之志固在 知其命而且鳴號者亦命也 所以觀吾道廢興之機 故曰亦命也

愈今者實有類于是 今者謂應科目類是謂在濱濱 答劉正夫書 題注豈正夫即岳夫耶按正夫疑即端夫 未及文章深旨要且教之自為 安溪云唯其是則真所謂布帛之華菽粟之味矣又曰必有以異于物而非常物者然後為異而可珍愛前後義理未免有幾微牴牾之處 若孔孟之言必無此病

而愈獨不幸有接後輩名 謂其抗顏為師 惟其是爾 其皆醇也而後肆所謂是也 非固開其為此二句 以下反復辨此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 至夫文豈異于是乎 此段言求其是不得不異于今不異乎今必無以幾于是 所謂異者其是者也所謂是者師古聖賢人之意者也古聖賢用功不深其何以得之韓子于答李翊書也蓋語焉而詳 若皆與世浮沉 雖非禁其為彼然不得不異乎時尚

矣

然其所珍愛者句 又一灤河正喻皆一意作兩層
今後進之為文 至必其能者也 卽上一段中兩層意反
復申言之 雖未必能卽是亦必自異于今始要之其卒
至于是者必歸之異于今者

與孟尚書書 安溪云佛骨表其所言于廷者耳此是欲
流傳學者之書故拔本塞源爭辨千古道術之歸反復剝
切無復餘恨自江都河汾之書鮮足以比擬者何況諸子
理明氣暢 此文真是如潮

非崇信其法二句 因孟簡之言故云
孔子云邱之禱久矣 至以求福利也 進無所據
詩不云乎 至不為利疚 求福不回句結上不為威惕句
起下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崇 至作威福于其間哉 退無所

據

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 以上辨與大顛往
來非求福以下申已不信奉釋氏素所自任者重
夫楊墨行正道廢 至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此段正
為于斯時起本

始除挾書之律 惠帝四年已除挾書之律此句從上文
順勢說下不及照顧耳
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于是大壞 對上聖人之道不明
句

其禍出于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叫得醒 應轉楊
墨交亂
空言無施 應能言距楊墨
其大經大法三句 應倫敦道壞
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應上夷狄禽獸

故愈嘗推尊孟氏 叫得醒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應上聖人之徒

漢氏已來 至以從于邪也 此段發明已之于釋氏不得

不排之故

釋老之害四句 紐得緊

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 至莫之救以死也 筆筆折

說得極孤危轉有光燄

天地鬼神六句 信奉釋氏則反得罪于天地鬼神矣併

反照到福利一面極密 迴抱到近少信奉釋氏前後紐

得緊

與鄂州柳中丞書又一首 字字着實 觀昌黎議禮制

譚兵農刑律等文稽古而不迂適時而不詭經術純明非

諸子修詞者所及

送陸欽州詩序先一州而後天下二句 此處不說盡留

天子有詔句在詩中結出

天子有詔 時宰吾無望焉庶幾悟而追者天子乎 按

權文公送陸公佐序當日似以直道不為時宰所容者此

言豈吾君吾相之心哉反言之也未言天子有詔以見非

德宗本意欲棄之外而仍望其獨斷于心耳

送孟東野序 只說文章如何關係便有酸氣旁見側出

突兀崢嶸 鳴字句法雖學效工然波瀾斐似莊子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在上

夔弗能以文辭鳴 又自為波瀾

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 在下

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蓋以雜文言之

李翱張籍其尤也 又入二子前半千波萬嶂不容此處

太平也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結過前半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 以下始因其不釋然而解之

其在上也奚以喜二句 一賓一主 三子之上下繫國家之盛衰却說得蘊藉不流于夸毗又藏過棄才則國家之盛可卜極得體但吾終疑不得其平四字與聖賢之善鳴及鳴國家之盛處終不能包含此韓子之文尚未與經為一耳

送許鄧州序 忠告善道亦六經孔氏之詞 諷刺之辭却語語平怨謫如也 變化如龍味亦炙之愈出 善為說辭長于諷諭本是不恤民命却只諷他不通下情妙甚愈嘗以書自通于公 至足下之言是也 一方連率不容率爾獻規從平昔相知發端乃得進言之體 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二句 引入 情已至而事不從二句 動之以誠信

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 妙于語言從刺史說起善為丁公地

繇是刺史不安其官 至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數語側重觀察以致意 長史云不安其官是重民命而輕位若不得政則為害無窮矣用筆極有輕重

誠使刺史不私于其民 至未之有也 復兩平 賓主雙行方是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說得刺史與有責焉為之分謗則道之易入

其前之言者四句 組合 縣之于州猶州之于府也 組合

有以事乎上 至其誰能信之 此一段又就刺史本分言之不失文章賓主諷諭又不覺 長史云正是敲擊于公戒許公無效尤也併規鄧州乃不使連帥無施面目 不以頌而以規 規字扯于公在內

送竇從事序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注一作敵按隔是嶺之勢敵是海之氣對既工而句尤有力若敵字何味之有方說引橫槌者亦非

瀕海之饒固加于初風氣正則生齒盛生齒盛則地力可盡故其饒有加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與衆樂之謂樂上巳樂而不失其正 彈琴

皆充然若有得也收足聽字

送齊暉下第序題注暉或作暉按暉與暉乃一字也崧

卿不通小學其陋至此又苑本亦注云一作暉非周益公亦不講小學也左國之文最為雄直

存內媿之名世得云謂雖得公忠之名而可媿也

爲人嚮道者注以方從閣苑以人爲仁殊無文理按作爲仁本自文從字順若以通榜爲嚮道此何理哉

生于私其親四句私其親植黨者也私其身避嫌者也

以已之不直通上下言

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此責之在上者

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此責之在下者

公無私者也將此句位置中間一索皆穿

送李愿歸盤谷序其中稍有六朝餘習者少作故也

化議爲序歸字送字渾然融釋其中創變一體

太行之陽有盤谷至隱者之所盤旋 先敘盤谷

愿之言曰以兩或曰愿之言曰爲之歌曰作章法

吾非惡此而逃之此句中反帶歸盤谷勢方不懈

不可幸而致也幸而致并起後一段

窮居而野處至孰若無憂于其心 總只無不足兮奚所

望意

我則行之正落歸字

伺候于公卿之門至老死而後止者 此不過而求遇者

加此一役見不歸不可 對有命句

其于為人賢不肖何如也 有非逃之則行之二句故只

如此虛結

可以稼 應土肥

可濯可沿 濯古與權通漢書水衡有輯濯丞音直孝反

應泉甘

誰爭子所 應居民鮮少

窮而深 是谷

繚而曲 是盤

無不足兮奚所望 中一段

膏吾車兮秣吾馬 送字餘音

從子于盤兮二句 收出送字透過一步

送董邵南序 無限曲折忠厚之至視爭臣論德加進矣

南部新書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

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

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為謀主日

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公此文正從事汴徐二府

時作董生之去遊河北蓋有以也 隋書地理志冀幽俗

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義故班志述其

土俗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發端議論亦

從此出

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 此句見中朝未必終無知已

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 性下當有情字猶今諺云

脾胃也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 暗伏明天子

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 不亦翻然能慕義強仁

耶

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此句勉董生 恐其怨朝廷而為

藩鎮用故諷以望諸君不敢謀燕之語

而觀于其市至末 此五句勉燕趙之士 燕趙之士猶

欲招之使出况董生耶能化其俗則可不然亦可以無往

諷而止之即在言外有無窮之味 樂毅卒于趙冢在邯

鄲西弔墓觀市分應燕趙意既深婉于文章復點綴有情

所以為國能也

贈張童子序 題注唐制有童子科按張自以明經舉非

童子科如劉晏李泌故事也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 每一大經兼一小經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 嫌于不請而教故引贈

言之義

送浮屠文暢師序 橫空而入推排眾說又不覺為遠於

人情非宋人所及 以浮屠之說瀆告浮屠此即陳言也

公此文淺言之亦務去陳言而已 此文會須味其忠厚

誠慤不是虛憍之氣

在門墻則揮之 此句并對子厚諸人

浮屠師文暢喜文章 佛學不立語言文字而喜文章此

則其志將有以異乎彼也

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翻案

夫文暢浮屠也 故樂聞其說而請之 此段打入得妙

方不覺為武斷 立說似孟子

道莫大乎仁義二句 上言二帝三王之道云云而此不

逐句疏釋者蓋仁義禮樂刑政即其所以行者幽蕃流者

也 施之于天下四句 非無用之虛器又皆為已之實功四

語庶乎知道矣

書之于冊 關着文字

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 只一語含蓄有體若贈以言而置其師何如不作耶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 就不知二字瞥然掉轉

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 破前拘其法而未能入

知而不以告人者 不信也 有此二句誠懇有味不是

強以大言彈壓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從此二句觀之

送楊支使序愈在京師時 伏下天朝

其來而鎮茲土也 注鎮或作領按湖南非節鎮作領為

是證以荆潭唱和序可見

以輔其質 此句縮結密惟知道者有之

而流聲實于天朝也 關合在京師時

送何堅序何於韓同姓為近 注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

叔虞後云云按注木姓苑晉字當作音江淮下云江淮間

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

送廖道士序必蜿螭扶輿 扶輿字義未詳疑傳寫或誤

注引子虛賦非也張楫注謂扶持王之車輿顏注則謂或

扶或輿而行耳

送王秀才序 深厚 安溪云韓詩云名士例須憐麴蘖

今其立論如此固知韓子遠矣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伏下文字

而又嘉良臣之烈 伏下行字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 無以使之平其心

姑與之飲酒 一半在言外

送王秀才序 安溪云語皆的確 公不云乎學古者非

其文辭之謂好其道焉耳因王生為文好舉孟子故以孟

子之學所自出者告之不泝其源孟子之文辭不可得而

為也

荀卿之書至子弓受易于商瞿 上順敘下倒敘

故求觀聖人之道二句 許而堅之

如又得其船與楫二句 因而進之

其可量哉 引而不發

荆潭唱和詩序 非公文之至者然梁權輩不能到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空中結撰及郊一段儀禮也 幽州

從事非李相國之子端公或佐他鎮作序者非公皆不可

移用一字故歸熙甫謂不切者為陳言

曰某前年被詔至坐必東向 述相國李公言 使者持

節南向故東向坐也

國家失太平至如開元時乎 自述答相國之言

元年之言殆合矣 收前半段

其為人佐甚忠 序端公只一筆

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收後半段 來壽相國歸佐司

徒絕不粘題却句句緊密

送高閑上人序 語甚奇特而意都不可曉或以閑既未

能忘乎名而又從業于無用之法故戲而諷之

不得其心而逐其跡二句 名言

為旭有道 道字術字相對

解外膠 膠當從苑本作繆若作膠恐與前不膠于心相

犯

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 注引東坡送參寥詩云云而

謂正謂此一段文意也按坡詩豪猛下云細思乃不然真

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

萬境正翻此案也

送殷員外序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 注或作殷

侯按唐人唯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苑本同

送楊少尹序 反復詠歎言婉思深

于時公卿設供張至赫赫若前日事 詳敘為設影地
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 下文從此句生出

遇病不能出 下文從此句生出虛景
不知楊侯去時至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 此段乃謂恐
世之知其美者少也然絕無痕迹 不善作文則此等皆
平實直敘無復意味 道旁觀者二句兼諷難退者當因

乞身者而有動于中也
白以為其都少尹 注白或作署按作署為是唐時宰相
得自除人也

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仍放活
楊侯始冠三句 反將始仕翻轉相形波瀾更妙
指其樹曰四句 亦有一段虛景妙 有此餘波與前相

配
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 主意在此 歸亦何所苦哉此

一段又歆動之

其在斯人歟二句 所見唯一老而已矣

送石處士序 送石處士與贈石處士不同序已詩與序

衆人詩又不同 無限議論都化在敘事中 此篇命意

蓋因處士之行望重肩盡力轉輸使朝廷克成討王承宗

之功不可復若虛從史陰與之通而位置有體藏諷諭于

不覺

先生居嵩邱灑穀之間至左右圖書 此一層明石洪非

圖利便私之人

與之語道理至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此一層明重肩能

敬信其言而後可以保其祿位 當否成敗即為後祝規

伏脉人之高下亦視此而已

其肯為某來耶 頓挫

吾所處地歸輸之塗 眼目在此

有執爵而言者至而私便其身 議論妙有裁翦于送行
上更有生色不寂寞也宋人便一片寫去了無風神 側
重大夫却藏在中間與許郢州序法同

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 切歸輸

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 如盧從史之于孔戡此重肩

前車之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空際結撰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是第二人發端

東都困士大夫之冀北也 此句中并暗藏自己

自居守河南尹 至無所禮于其廬 空羣意洗發得淋漓

從詩叔于田來 此推明鄭詩之意言之

無所禮于其廬 此句恰好脫卸出處士之廬句來

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上統云士大夫之冀北此句

剔清處士之廬方好接出下段

惟相與將耳 此相字其文則謂留守其意則斥西京政
事堂中人也

愈縻于茲 至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 言重肩起率任猶

能拔二士于數月之中如公之才宰相乃置之冗散冉冉

且老為可感耳

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 只如此收仍不露 顧起處緊

甚

送鄭尚書序 前半盛稱其任之重以戒勉之而以兩語

反復微諷使知所自處 知其為諷愈覺有味猶詩之有

楚茨篇也宋人自歐公而外無復得其意矣

大府始至 至諮而後行 發明獨嶺南為大府 先敘四

府之事大府文有賓主

隸府之州 至舶交海中 言任之重于他鎮

故常薄其征入 下皆控御之術然必以薄其征入為無

怨變之本正鄭權對症之藥也

若嶺南帥得其人五句 承隸府之州一段

外國之貨日至 至不可勝用 承海外雜國一段

故選帥常重于他鎮五句 東得嚴重有力載得前半起

勒得住 世得云為羣帥首則須文蠻夷多變則須武遠

聞海外則須威風知大體承文可畏承武不但可畏而又

可信方有威風而後可以來遠人也

送鄭十校理詩親交誰不羨 注或作交親按作交親為

是指分司吏與留守從事也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十二詩今元白二集皆無之傳

者唯韋相及張文昌張蓋慕而為者也

石鼎聯句詩序長頸而高結 攷異云道士之首加冠不

作椎結云云按此詩中上為孤髻撐為譏道士語此又以

加冠致疑何也

子為我書 祭侯主簿文云我或為文筆俾子持

豕腹漲彭亨 毛傳魚然猶彭亨也

詩末 考異云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按王肅易賁六

五注云失位無應隱處邱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

東帛之聘也文中謂隱君子彌明本此

夫謂之觀此文中間觀其于爾則本此
注云云夫立無感觀其爾蓋其開之八道高爾則必其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其云 涉異云爾字之義文與愈字則其得王肅其資六

義門讀書記

昌黎集

第四卷

碑誌雜文

長 洲 何 焯 吧 瞻

祭田橫墓文

祭舊刻作弔不知誰何改之

此儼弔屈

原文不當有墓字

題哀辭後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

此專為孟蘭誤信穆

乎道之語有為太原伎慟怨而歿之謗又以其事不足辨

故但自明其不苟譽則毀者之為非實可見矣

祭虞部張員外文

篇中注維元和十年日中書舍人

王涯云云按古人於同年不叙爵崔敦詩在韓公之下可

以為法

各以文售

此段是叙情

廬親之墓

至

以播華問

此段是論德

祭河南張員外文來寅其徵

寅或作寅按唐碑寅卯之

寅多作齎蓋通用字也考異之云齎矣

祭薛中丞文 似非公文

祭裴太常文 題注裴之諱字皆不可考按柳子厚有裴

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字封叔以太常丞佐杜佑是其

人也 篇中注載給事中李逢吉等五人按此則古人朋

友皆序齒

祭柳子厚文 嗟惜子厚只以其文誌墓亦此意若此文

明云非我知子矣

犧尊青黃二句 謂見用於世為害

子之中棄二句 謂不用乃造物者使其傳子厚之利也

祭馬僕射文會不醉飽以勸酒蔽 按此則唐時大僚在

輦下無酒食遊戲之會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哲哲兮目存 至末 漢武李夫人賦

不如

祭十二郎文 杜拾遺誌其姑萬年縣君墓誌曰銘而不

韻蓋情至無文公似用其例

告汝十二郎子之靈 舊注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

不可不知也

吾上有三兄 曰介曰會一人失其名

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以後漸相離

請歸取其孥 自是長別矣

施先生墓銘 新唐書啖助傳大歷時助匡質以春秋施

士句以詩仲子陵袁羹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强蒙

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子陵最卓異士句撰春秋傳

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

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

而已何必勞苦立異然後為得耶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殯表宜如此簡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蒼厓金石例前輩云銘婦人墓當詳於家世議論取法於韓退之退之所作蓋出於碩人之詩觀其銘元稹妻韋夫人墓可見矣登封縣尉盧殷墓誌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 殷詩今惟唐御覽集中猶存十四篇

然止用以資為詩 注以下或有自字按當有自字惜其不有試用而止自鳴於詩也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初讀此似無奇後觀杜牧遺愛碑僅存一空殼乃服其叙致之精贍也

號曰私覲官 雖非體然有以見國家恤臣之私非要害地不足張職 張猶設也

以晉慈隰屬河東 此句點在下錯綜

始教人為瓦屋 至民無火憂 叙致如在目

灌陂塘五百九十八二句 韋公之功於是尤大

銘傳於後固不朽矣 言不望其伸於今也

銘詞 卒之誣公者皆忌者嫉公聲名使之末四語有餘

味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 畢宏疑即杜詩所稱畫松者

襄陽盧丞墓誌銘 潘氏金石例云漢碑有銘詞亦有無

者

孔司勳墓誌銘君陰爭不從 先着此句好

曰公當為彼三句 一斷警動

佐昭義軍 至君不得已留一歲 又詳其始佐前帥不得

已而強留非不知從史為人苟應其請

唐銀青光祿大夫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 事零雜

無成片文章又不可提一節為線索者稍鍛鍊其句使古

不欲似斷爛冊籍耳

冀公諱嗣恭 嗣恭初名劍客 宗以為可嗣漢魯恭賜
今名

又覽其城人不歲苦 苦土城覆以草也或作苦非朱子
不至北方容有未及知耳

公之為州逢水旱 至而官府畜積 此常平之法曹成王
亦然 此一事所同故於最後帶出從前摠叙文勢即作

一束

朝夕人事 人事民事也

滎陽鄭公神道碑削四隣之交賄 至軍給以饒 儋為率

僅一年數語叙得精鍊緊簇

而曾不得須臾有焉 為帥僅一年故也

劉統軍碑聲駕元侯 元侯謂上官說非韓全義也

峻之大夫 考異以峻為可疑按猶言陟也唐人每用之

無可疑者

衢州徐偃王廟碑 偃王本不合祀典特其子孫為之立

廟故借秦之償國沉宗以相形而畧舉小說稗史所載偃

王之事以見本宜有後而非淫祠可比其迴護處甚得體

此碑徐放白書

徐與秦俱出栢翳 至咸有大功 與孔子廟碑舉勾龍后

稷並說同法 左氏傳齊侯夫人徐嬴此文所本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 無中生有

好道士說 初學記載樓觀本記云周穆王好尚神仙因

尹真人學制樓觀遂召幽逸之士置為道士平王東遷又

置道士七人

四方諸侯之爭辯者 至得朱弓赤矢之瑞 偃王事蔚宗

既据以作東夷列傳故昌黎得而引之

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 帶入秦

衢州故會稽太末也 即用秦時郡名

或曰偃王之逃戰 傳說妙

故制物樸下窄 廣川書跋云故制樸角用淮南子樸多不斲 下有梁桷則此本為是

民皆曰耿耿社哉二句 仍歸到有功於民上

袁氏先廟碑袁公滋既成廟 截去無限陳冗

刻詩牲繫 碑也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起手詳叙奉勅撰

碑所以鋪揚國家寵嘉順命之臣以勸來者得體

田季安卒以下 其先心在王室已見詔中此處止叙宏

正功得立廟之由

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此文可謂瞻而不穢

曹成王碑 朱子極喜此篇 文公誌銘括例云法揚子

雲造語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明自以太宗子封兆紹巢刺

王史誤當以此文正之

兼州別駕 德宗復置別駕一人 唐故事以宗室為州

別駕見孔若思傳

禁無以家事關我 太妃既薨則惟以王事為急可無復

顧家也

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 搏力秦法勾卒越法

以與賊選 紹定本作選按選與忤同過也若選則不欲

見而見也

喂鋒蔡山陪之 至措其州 此段學左傳襄十八年圍齊

文法而變其語

鑿廣濟 審配獻袁譚書放兵鈔 鑿

十抽一推 厚齋云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

什中推擇二人公語本此不必改為推

大小之戰三十有二 又撮叙

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 成王當時無大功但以牽制之績歸之

其實有待 歐公蓋有待也用此語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王適之才必有過人者如栢

耆之屬而以不拘小節大冠若箕者遂失之於牝牡驪黃

之外故即瑣事摹畫其生平大槩如此

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 此事畧見其名節

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二句畧見其功業

居歲餘三句 負氣

處士高女 亦無資地

自方阿衡太師 亦懷竒

再試吏再怒去 亦負氣

初處士將嫁其女至以女與王氏 懷竒之人困於資地

思女嫁官人至為人給其情亦既可悲而兩人情性反適

相合因而記之乃極跌宕 一妻耳猶謾言官人而乃得

之則何事不困於無資地而不能自出乎書此以見其窮

所謂微而顯也 點破即與前半不稱矣妙在仍有闊畧

不羈之意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長子殿中丞繼祖 考異云少監志

云諱繼祖或是反川此志誤本補足按繼祖小說有德宗

所命繫縛其祖之說則少監志諱繼祖者非仍誤本補足

也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深於五行百不失一二乃信

道士說妄異大還卒以疽死所以深著學仙服食之愚也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觀銘詞則溪之獲罪殆亦出於不幸非自盜者也前引陸

長源稱舉以戒子弟見溪必不肯一旦隕其家聲其為銘

也豈我一人私故府之子弟而為之說哉他日送陸暢詩

云云蓋深恨不能直溪宛也

退而見其人二句 沉厚也 囊篋二句是精緻

有赦令許歸葬二句 左降官死亦必遇赦而後歸葬李

道古墓誌可參考

善為詩張籍稱之 文昌之見重於當世如此

貞曜先生墓誌銘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 舊以

哭弔絕句哭弔韓氏檀弓所謂吾哭諸賜氏也時昌黎為

之主

唯其大斲於詞 至其猶足存邪 言其斲詞而抹殺名利

故人所徵逐者處之裕如謂是我所棄以讓人者不足爭

先也

而與世抹殺 此用抹殺恐是塗殺之意殺字不當從手

旁

親拜其母於門內 此鄭拜孟母耳 拜從事母直盛德

事

維執不猗二句 執不猗言其進之難出不訾其文之盛

也上言貞下言曜也 齊語訾相其質韋昭注訾量也不

訾蓋不可量非貧也注謬

統軍劉公墓誌銘即其日與使者俱西 至日吾恐不得生

謝天子 元和中朝廷威令之行如此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諸曹白事 至事以辦治 精彩

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隴州地與吐蕃接 至相繼

不絕 叙事詳贍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權公有文而厚重無震世功烈故

只銘其大畧其詳則公之門生故吏當列其行狀上史館

也

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 大臣之言即詆訶浮

屠

公在相位三年 頂上其相曰權公句來

改左補闕至一不以綴意 為諫官知貢舉以明其長厚
非鄉愿中庸之比而人自無忌嫉所以為道中人也

平淮西碑 題注命段文昌重撰按觀段文乃當年刻之
蔡州者非重撰也

天以唐克肖其德 以天祖起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與一二臣反對

明年平夏至無不從志 因平淮西而盡舉當時武功所

以昭示天下節將使知所警以寧朝廷也

皇帝曰不可究武二句 一頓最高乃有王者氣象

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 一篇歸美君相所謂辭尚體

要也

大官臆決唱聲至牢不可破 當時謂其有私蓋因此數

語

日光顏至曰愬汝帥唐鄧隨 諸將一處叙

各以其兵進戰 摠束諸將一句

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至予其臨門送汝 使相都統

監軍一處叙 晉公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拒討故作

兩番叙

以既厥事 四字見成之由于斷

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王者氣象 觀出斷來

愬入其西至戰比有功 非畧也愬原未嘗下其城邑

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 度至師書月

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至盡得其所屬人卒 愬取元

濟書曰 安溪云至此才詳書日月則數年潦師之迹隱

矣所謂微而顯也

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度入蔡書曰應既

厥事赦其人應生蔡人

河北悍驕二句 從河北說到河南叙致既源委分明以下魏將首義及奔走借來等語節節有根

魏將首義 書法

淮蔡不順 悍驕者已恭順而附起者顧倔強深著其愚而不可赦也

遂連姦鄰二句 姦鄰謂李師道時裴止為中丞相臣謂

武元衡也二句補前所畧

乃相同德 此相字指裴言

常兵時曲 至鄆城來降 補前所畧

兵頓不厲二句 安溪云序隱而銘見譏

帝有恩言 至教而不稅 此段見天子之恩 若往哺以

下即接為之擇人四句便恨其直妙在剪斷 為之擇人

以下是既平之後其恩如此

蔡人有言 至同我太平 此段見天子之威 聲勢相倚

應前遂連姦隣汝弱奚恃所謂王承宗破膽矣

淮蔡為亂 至惟斷乃成 束上歸美君相

四夷畢來 况河北內地乎

遂開明堂二句 依然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之

業矣

南海神廟碑 題注蘇內翰嘗移書楊康公使遷廟文登

按遷廟文登乃東海神廟

處州孔子廟碑 昌黎文無不根據經籍而議論仍未嘗

襲前人陳言故下筆如魚龍百變曾王文字只讀死書未

解此秘也 與徐偃王碑皆以賓形主其高下輕重不失

銖黍

句龍與棄乃其佐享 用康成之說

不屋而壇 謂句龍與棄不得專立廟附祭於壇非謂廟

屋尊於壇也

巍然當座 專主

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又轉此層波瀾始富筆力始高

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 招魂云像設君室其來亦已久矣不始於佛教之行也

故其爲政知所先後 收能以爲先 柳州羅池廟碑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汨之 若見

兩旗風又亂之有無恍惚正與下不來相貫中流豈可泊也定從蘇本

不嘖以笑 卽匪怒伊教也 蘇本嘖下有兮字亦更頓挫

北方之人 北當作此

黃陵廟碑 老學庵筆記周子光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陟方事非也古蓋謂適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

言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 李云爲神何故在湘禮記離騷注言之必有其端緒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 有此事故人傳其信奉佛氏也 退之兄會死南方故尤以竄潮爲憂耳

且令後世知有子名 此亦習氣不可爲法孔孟必不爲此言也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通篇大意只說韓宏帥汴居蔡鄆之交而能屹然中立制之使不得逞卒成朝廷翦逆

之功首尾只一節但叙得逐層變化耳 韓宏入朝不可比田宏正之以六州來歸鹿門分七節而以入朝爲一大

節故詳叙何不看通鑑乎 近見新刻本文章正宗亦分七節舊刻正宗無批語此惡本妄增 先提擊走少誠來叙然後叙誅劉鋹事便不平直此左氏叙事法也若今人

則有其舅之兵與地下即接自吾舅沒云云矣 能過賊
然後能自立故有其舅之兵與地下急叙走少誠也能久
安然後可以居二寇之衝而不懼故繼即叙誅劉鐸也古
人作文設身處地井井有條一字不亂下

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 提筆
此軍司徒所樹 元佐增其軍至十萬

當此時 提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三句 精神貫注直透到此然後層
次叙去方緊

少誠以牛皮鞣材遺師古 至此於法不得以私相愧 此
段將聊蔡一組

無自行以遏北寇 帶鄆

初公有汴 至於露積不垣 又一束滌泗曲折不可一
覽而盡 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初公有汴周環一線

又除河中節度使三句 略

汴之南則蔡 至孰與高下 發明前案 通篇只此意將

他不黨惡處點綴成一段伐謀靜勝之功又使人全不覺
其罅漏左史筆力不過如此

公子公武 至莫與為比 此段又叙國家報功之厚淋漓
有餘情極設色之工然於事未嘗有所增加宋以後人不
及也

自唐以來莫與為比 應上至唐始大

公之為治 畧補

止除害本 如誅鏢之類
在所以富 收公私克塞

衆乃一榻 史記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似當讀喝然與上
猶犬獠字音季者相叶只當讀器 銘詩亦偉麗絕世

柳子厚墓誌銘 此文失當時碑額 公此文亦在遠貶

之後作故尤淋漓感慨

為拓跋魏侍中 公他文皆作拓跋

僑傑廉悍 此是雅健後云汎濫停蓄則更雄深也合此

八字畧盡柳氏一家詩筆之長矣

因其土俗三句 簡括 羅池廟碑著其有功德于斯土

可以此祀者故詳叙政事誌則所重者在文章必傳於後

區區下州之理特餘事也故只用三語虛括

徇湘以南至悉有法度可觀 通篇重文學故此事不得

畧

其召至京師至夢得於是改刺連州 詳柳待劉之厚所

以媿他人有力不救子厚者

士窮乃見節義至亦可以少媿矣 以子厚無人推挽故

發此論

子厚前時少年至且必復用不窮 持論既嚴精神亦打

得緊 上既叙子厚之篤于朋友因反復嗟惜人莫為推

挽言子厚始誠有過及其能改奈何使之終窮後以文之

必傳慰死者而生者之失才蓋無可解矣

勇於為人 為猶助也

不自貴重顧籍 猶顧惜也讀本安溪

謂功業可立就 言子厚欲藉叔文輩引用以就功業非

奢富怙權不枉子厚用心

材不為世用二句 許之者不小

然子厚斥不久至如今無疑也 此是篤論使子厚見用

詩不窺建安文不到西京不過與常楊輩爭伯而已即有

功業豈能數有唐第二人也

其得歸葬也至庶幾有始終者 復詳裴盧之待子厚以

媿有力者與前一段感慨亦相配且以深著子厚之窮也

既固既安二句 子厚已矣不復能伸其志矣庶幾以待

後之人乎銘詞蓋深痛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部刺史得自為治

此部刺史謂觀察所部中之州守與漢之部刺史不同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初公善事繼母 孝行

名聲詞章行於京師 文

然實未嘗以干有司 以下皆發明其謹厚 六段相對

其為郎官令守 令守即上為洛陽令澤州刺史先言郎

中者以京朝官書令守下即不成語也注欲易為守令以

配慎法非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曹娥碑銘曰作亂曰蓋於篇終

復理其事而詠歎之此文兩以孔子起不為複也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 倒叙

吾為左丞至二宜去 含正平意

且公雖貴而無留資 含清苦意

守節清苦論議正平 二語為通篇眼目

事有害於正者二句 故曰議論平正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 以下發明無所不言

約以取足至悉放不收 守節清苦

公屢言遠人急之至不足與論是非 議論平正

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守節清苦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嶺南以口為貨故書不增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如此俯仰淋漓仍是簡古不覺繁

溢 屈指三四十事寫得歷歷在目依依如畫真神筆

也 無可誌故只以世舊為波瀾又一體

王軫其寒飢至稱其家兒也 將三人性情容止描寫一

段在中方有風神有賓主而馬氏榮落之故亦可想見於

千載之下矣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至稱其家兒也 作兩層寫不直

璠環瑜珥 帶補服飾一句

吾未耄老至末 使我亦不樂其生則於故舊盛衰之際 哀歎至矣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比四世至為士大夫家 當時王孫之貴不及士大夫家宜人之勵於善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今牛宰相 為御史中丞 注陳齊之云云按牛宰相三字豈成文理

耶好惡予奪固不在此作今宰相牛公為是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誌子弟墓不嫌於直 深切著

明筆力亦健 時主好方士服金丹公之為世誠者微詞 也故非臚列故人之失以訐為直也

余不知服食說曰何世起 至以為世誠 憲宗服柳泌藥 躁怒為左右所弑公作此文蓋所戒者遠不嫌於訐也凡

作文立論須權輕重耳以此立坊而武宗又服趙歸真之

藥矣

乳母墓銘 題注葬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按王獻之已 有保母誌

瘞硯銘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不當有與字從高氏硯箋 毛穎傳 柳子厚所最喜者毛穎傳孫可之所特稱者進

學解今人不以為併體則以為六朝多見其不知量也 即其用叅同契一節變化深妙至此宜乎柳子之折服也

叅同契云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如蒙長子繼父體因母 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

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 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老吐生光七八道

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 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中山之云蓋當東

北也 類聚載廣志云漢諸郡獻兔豪書鴻都門題惟趙

國豪中用博物志云蒙恬造筆 李白殷十一贈栗岡硯
詩灑染中山豪光輝吳門練 以三代比三十日筆始於
三代後故云然

南伐楚次中山 此中山是宣州地名正楚地孫大雅贈
筆生張蒙序云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
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孫
說疑強為之解姑備異聞
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 浮屠之說秦時無之二字亦
信筆寫入也

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 至然見詩亦時往 馳驟
亦用子雲心盡之意
上親決事 至上未嘗恠焉 又兩層旁視
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時所謂筆乃刀削也故云
而姬姓之毛無聞 潞洄此句文法乃見斷續曲折

送窮文 卓犖宏肆只固窮二字翻出爾許波瀾

携朋挈儔 伏中間

子在孩提吾不子愚 下五者首曰智窮故着此二句

我非其鄉 波瀾

心無異謀 至敢不迴避 逐層應轉 一情狀二字開下

羞為姦欺二句 上句是義 下句是仁 正言若反

磨肌憂骨四句 上二句就已說下二句就人言

能使我迷四句 先伏固窮在內應前自初至終及有間

於余等語

乃與天通 天之心即君子之心也

携持琬琰四句 足上癡字

請質詩書 希聖人也聖則與天一矣

鱷魚文 浩然之氣悚懾百靈 誠能動物非其剛猛之

謂此文曲折次第曲盡情理所以近於六經古者猶虎之

類俱有迎祭而除治蟲獸龜猶設專官不以爲物而不
教且制也韓子斯舉明於古義矣辭旨之妙兩漢以來未
有

昔先王既有天下至驅而出之四海之外一發端先提破

必無可容之道至亦固其所開其前愆

况潮嶺海之間至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責其更新

刺史雖鴛弱至以偷活於此耶平之以情

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二句又一提論之以體

潮之州至鱷魚朝發而夕至也導之以路應前驅而出

今與鱷魚約至至七日寬之以期

七日不能至不聞不知也逐層逆捲後復順下三段有

千層萬疊之勢不有刺史應與鱷魚辨冥頑三句應有

知聽判吏言

夫傲天子之命吏至皆可殺竦之以法爲民物害應

惡物爲民害句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至未迫之以威強弓毒矢應罔

繩擗刃句

贈大傅董公行狀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少章云

若以三司使爲句則時無此官若以使字屬下句則恐上

下猶有脫誤按雲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

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
司使揔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
號三司使據此則董公以中丞鞠獄故有三司使之號非
脫誤也南部新書大歷十四年六月勅御史中丞董晉
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
軍廳一所充三司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至建中
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

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此董公為三司使之明徵其事不見於本紀疑出唐大詔令也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素不薦士之人其能力乎故或靳以激之或稱道以引之未聞有所推引二句以之激勸

今子鬱為選首二句頓挫

若自有名聲至又何貴乎 恐其後之不力又反激之一閣下既已知侯生至末 鼓而勸其後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竊以為十口之家至未見其弊 先論乏食

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至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二段即從早上轉出不可停罷妙絕

臣又聞君者陽也至銷殄旱災 不惟不當停罷方且更

廣其路又進一步絕妙

漢武帝之取公孫宏 公孫是應選舉人此句不倫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 繼室二字惟公不失左氏本義

復讐狀 題注舊史書於憲宗紀刑法志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舊史載刑法志者是也新史書於孝友傳則謬矣以復讐為孝則非語常也 議論極得其平

錢重物輕狀禁錢不得出五嶺 注下或有複出五嶺字按複出五嶺為是張文昌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是

唐時嶺外用銀買賣也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今詞學之英至無有不可 此公之謙辭却似含諷數句本屬可已

捕賊行賞表 何為辭費乃爾

孔子欲存信去食至况可無故而輕棄也 此下即宜接

漢高一役

昔周成王尚小至于是遂封叔虞於晉不須蔓引此等論佛骨表惑之大者則用借鑒失之小者則用直陳極得因事納誨立言之體憲宗奉佛求壽故前半只從年壽上立論

夷狄之一法耳見非中國天子所當奉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又變

臣常以為高祖之志二句倒跌

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以下指其失

臣雖至愚至而肯信此等事哉此數句是前後關鍵縮

結處祈福無驗上已開陳故入迎佛骨本事後一句撇

過只以國家大體反復言之

然百姓愚冥至非細事也就詭異戲玩上推言其不可

即加禁遏破上遞迎供養

夫佛本夷狄之人至豈宜合入宮禁破上昇入大內假如其身至今尚在至不令惑眾也與前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一樣文法長史云有此推駁方是論佛骨不是論佛法

使天下之人至豈不快哉與前天子大聖一段相對

佛如有靈四句安溪云後段既欲上奮然投之水火便

只言其不足畏以推廣上心可矣復欲以身任其禍是欲

使上真行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此文亦仿虞仲翔交州上吳大帝書

須玩其位置之巧篇中並無乞憐祇自傷耳若以文

章自任非惟時輩見推即憲宗亦自深知之也孔子曰文

莫吾猶人也班固云著作作者前烈之餘事公固不僅以文

章自任者勿謂其不謙也議之者適見其眼孔之淺耳

封禪之事自宋以後始同辭非之前此儒者多以爲盛事

未可守一師之學疑其導人主以侈心也 漢書藝文志

封禪錄於禮十三家之中 臣受性愚陋至所見推許 接縫處有痕無迹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至以至陛下 拓開 旋乾轉坤四句 十六字雖揚子雲不能過也

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只一語見意亦使之得奏薄技以 贖罪過非為祿位計也

賀册尊號表 柳表中附會古有尊號及白虎通道德論 皆近於誣韓公二表中不涉一語雖順時為之其識自高

也 臣聞體仁長人之謂元八句 表中逐字疏釋韓柳皆然 請上尊號表 在漢廷亦僅有之作

今天子整齊乾坤至各脩貢職 勢如湧出雄偉非常 非臣之愚所敢隱蔽 其歌功頌德之語皆托于太學廣

文諸生列狀後以代奏收之斟酌得宜

取正於經 則亦非必然之辭也

論孔幾致仕狀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 貪賢出鄭

禮注

若幾尚以繁要為辭二句 如此乃曲盡優之之方

有年過於幾 卽前所謂雖八九十也

然人皆求進三句 又卽從求退一事上明其為朝廷所

少老固當敬而賢尤可貪也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題注此疏公為祭酒時所論按

此牒吏部者非疏也

董家賊事宜狀若令於邕容側近至攻則有利 不用客

兵而召募側近土人公於此及淮西事屢言之

論淮西事宜狀然可圖功 考異云此蓋當時俗體如此

按文選注中最多凡然後然則皆獨用然字

一諸道發兵至閭里懷離別之思發兵之害
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以下召募之利
識賊深淺非不相諳委

若令召募可立成軍不煩資遣

若要添兵自可取足不至卑弱

賊平之後易使歸農又無後患

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兵勢忌分此雖防

邊亦然處處置屯節節立堡但可令邊民自爲之重兵扼

要寇亦不敢大入若狗盜則邊民自足禦之也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此段尤爲精彩

宜特下詔云至迴軍討之李文饒之討劉楨祖述公意

以諭河北

朕卽赦元濟不問李云諸道亦知朝廷不能分兵故以

實告之盧循入寇宋高祖建牙石頭城時議者謂宜分

兵以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人測虛實
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
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
此可與公第二條相參末二句乃婉其詞以謝衆賊一道
致死而我分數道雖衆亦力分而不可用矣

苑作昭得之

足以驗聖賢之無黨至末 不着迹

海水 詩意謂其才未足以勝大任則當退而求志以待

其成也注謬

海水非愛廣至末 此下言與身世兩相棄者不同

請遷宗廟議 謹潔似經

尚書咸有一德至可以觀德 注十六字舊史闕按此十

六字乃祖功宗德不在其數之據何可闕也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 劉歆議只以二語括之為高祖太

宗起本

上賈滑州書 雅潔古節

昭融古之典義至保任皇極 猶有塗暨經典之迹

上考功崔虞部書 前半嫌於自暴而計人者故正集無

之

是知其文之或可四句 上人之莫可者非今之人也下

人之或可者志古之人也

又歎執事所守異於人 與下愚之所守對

人廢耳任目至故有所退 廢耳任目而時所尚者華則

所進者必華而所退必實也 兩故字即上異字意

華實不兼 注不疑當作必按不兼即下所云實與華違

也若作必字則公已不在三人之列矣

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 以下言其人寧為莫

可者其所志有在不容變而為時之所可也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至而又之死不倦 日以進

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至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 日以

退 行之以不息六句 終上所守之不可以變

其信然否也 應前疑字

斯文未喪四句 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此公生平所自信

知命不惑者也 終上信字

必有以見知爾 應知其人知其文兩知字

與少室李玲遺 清挺勁直不同常玩 觀太平之運者

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

在此三語 必察審察而遠思之 審察收加秩遠思收善類

答劉秀才論史書 史書記人善惡傳信於萬世若褒貶

失當後人猶可駁而正之苟記錄失實輕據傳聞撰立事

跡甚則牽顧他人之諱忌恣憑已意之愛憎不公不直為

阿為誣使來世蒙其欺誑永無別白其取怒于鬼神不亦

宜哉至於易代之後人跡久陳每見修撰之家猶多瞻徇

不免私曲然則為實錄者何得容易也退之一作平淮西

碑不詳李愬之功效致發憤於正夫其不肯作史豈非明

哲之論乎

在據事跡實錄二句 本揚子雲

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 伏後

僕年志已就衰退 至行且謀引去 此段應非淺陋偷惰

者所能就

且傳聞之不同 至今傳萬世乎 此段又見實錄之難

此是主意誠不可以率爾為也

若無鬼神二句 收住當畏懼

與大顛書 題注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云

云按卽此亦可證其偽矣要之公與大顛始末盡於孟尚

書書中數語何必為緇流所欺取此謬妄之迹歟 考異

云皆非可與實事而求是者也云云按必欲反復文致三

書為出於韓亦可以見朱子用心之隘而私矣使其無他

亦可謂絕不知文識見凡下徒貽後人之笑耳 久聞道

德尚是未見顛時語

切思見顏 成何文理朱子乃謂决為公文非他人所能作乎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屯兵十萬至舟車所同 數筆有班馬風力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子也收異同

不知其不可也 應可與 河南府同官記 筆無點塵

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至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 上一層只點明得河南同時得五將相此層又將中間轉遷

叙清畧一裁翦不令板直 我公愿潔而沈密二句 世得云愿潔沈密以沈潛言開

亮卓偉以高明言愿潔言其行沈密言其識開亮言其識

卓偉言其行

登槐贊元二句 均後以宰相出藩此特伏案非諛佞語有若將同其後二句 結住 一倒轉便不凡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朱子語錄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

於今雖重 當作於今為盛為惟音訛又訛作雖 潮州請置鄉校牒 體格氣味純乎西漢 質雅中意味

深長此真充於中溢乎外而不自知者 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 政刑不可廢但不可

獨任耳此句變得好 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 論本董子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古注必有忠信一讀如邱者焉 不如一讀邱之好學也一讀言我不如此人方願學之也

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 所謂三王四代惟其師

順宗實錄第一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册曰至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凡册文詔書但削去繁縟即簡質近古脩唐書者不知此法本紀中至一字不存宋景文列傳遇章疏輒寬易以就奇澁皆與公背馳者也宋元諸史畧無翦截亦其失維均

登伉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書以師傅恩所以別於佞文之黨也

實錄第二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南部新書聖歷二年勅雕鶻鷹鷂狗為五坊二十四年各置使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直自貶所召還者時謂之追刺史二字當作別駕緣上蘇弁之文傳寫致誤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至遂不起此事叙致尤不減班孟堅

實錄第三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附書

實錄第四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今截闕之法所始

城字亢宗北平人代為官族陽鶩顯於慕容氏由此遂為北平望族

有懷刺造城而問者至不能聽容語叙事至千載下讀之猶聲音笑貌顯顯在目馬班而下可復見乎

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元和之治此舉貽之也萬福知言哉

實錄第五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注戌史作寅按當作寅所謂永貞二年者止於此一日耳翌日丁卯即下制改

元元和詳見舊唐書及通鑑也

同寶年韋執尋劉尊師不遇實詩止三四佳不及公遠甚韋甚凡鄙公此詩直當與沈宋抗行也發端得尋字

神味

院閉青霞入二句 舍下隱形又不寂寞 但用馭風二

字即已暗藏不遇矣筆墨之微妙至此

猶疑隱形坐二句 結不遇變化桃字又與仙源暗應

嘲軒睡 此篇多用佛經因其浮屠而戲之

書月 觀此則知玉川月蝕體貌蝕字處公皆刪去蓋不

以為難能也

辭唱歌 近東野

知音者誠希 下二句只似惜別却暗寓知希深妙

答侯生問論語書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 不

敢過求則本意可得而歸穩當矣穩當二字解經之極則

也 此篇當以文采不耀故正集遺之

長安慈恩塔題名 石洪至長安當在元和六年徵拜昭

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時 石洪歿於元和七年而子厚十

年始自永州例召至京師安得同登慈恩也東野之歿亦

在九年時年六十四其齒長于退之不啻一終不應題名

於習之下

福先塔寺題名 王仲舒神道碑云元和初徵拜吏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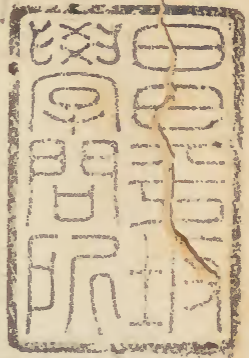
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安得三年尚為吏部員外

仲舒以直楊惡之宛出為碭州刺史惡貶在四年則三年

亦不得在洛也仲舒貞元中已入南宮名輩尊矣又安得

以石洪加其上乎其偽無疑歐公不之審耳

趙德文錄序 文錄疑好事者依托



世遠文難辨 文難辨事皆附耳
以可辨其大半其辭無幾測公不之審江
亦不辨在卷中中得真元中曰人南宮各輩莫矣又安爵
中皆以直勝勝之發出無幾州陝史憑列許四半頃三半
夜順未幾後類大類中似勝勝安持三半尚烈吏陪負水
誰失替替器各 王外餘輸道州云元味勝勝我吏陪負
然齊之十
由以字翻半六十四其詞其下題之不實一絲不顯顯公

